

年

卷

期

1

5

第

第

# 北平新聞報

第十卷第五期



北平沿河的初春。  
 四月十六日。

北平畫報社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169 411

## 本報特別啓事

本期因驟易印刷。出版稽遲經月。又因手民手術關係。印色多有不清之處。本報對於閱者。自深歉仄。自下期起。關於印刷。務求精美。恢復原狀。更期印色鮮明圖畫清晰排法新穎錯字減少以答愛讀本報諸君并希格外鑒原是幸。

本期邊易手民。間有錯訛。其未校出者。茲勘誤於下。底頁誤印在前面。

第一三頁。五行。「玉綴軒」玉誤作至。

第一四頁。上三行。「在內行中行之頗難」行誤作得。

第二四頁。末行。「非目擊不知也」目誤作月。

第二九頁。六行「至明日」至誤作其明字下無圈。

第三一頁。標題。「風飄霧鬢」鬢誤作鬚。

第三三頁。六行。「昨又觀其夫妻之秘密」其誤作者。

# 恒昌美術照相

敬啓者敝號開設已念餘年對  
于攝影術極有研究且工作  
細緻材料完美向蒙各界稱  
許今爲酬答惠顧諸君雅意  
起見內容特別擴充聘請專  
門技師並備有文武青衣花  
頭古裝各種戲名以及軍裝  
西服無不備以供採用專  
應各界團體畢業結婚合影  
照片精美異常定期不悟如  
蒙賜顧無任歡迎

東安市場丹桂商場內路西恒昌照像館啟

# 投稿簡章

本報所徵各稿列下

(1)「圖畫」 國畫 西畫 滑稽 抒情

(2)「攝影」 風景 新聞 名人書畫  
仕女 電影名星 名伶  
名花

(3)「文字」 長短篇小說 補白小品

一投稿須繕寫清楚稿末書明詳細地址以便  
通函

一來稿一經刊登著作權即歸本報所有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退還但附有回件郵費  
者不在此例

一酬資由本報酌定如不願受酬者請于稿末  
註明

一如已在他處登過者請勿惠寄

一投稿逕寄北京東城西堂子胡同十四號本  
報編輯部收請勿用個人名義以免混淆

# 禁止轉載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十日出版

主幹者 甯南屏

編輯者 傅芸子 李靜宇  
趙松樵 傅惜華

印刷者 北京宣外前孫公園東  
昭明印刷局

製版者 夾道電話南二八八一  
生昌照像館

發行者 北京東城西堂子胡同  
北京畫報社

分售處 各書坊  
十四號電東三六六六

價目		郵費	
冊數	實價	國內	國外
每月一冊	一角五分	一分六	分二角四分
半年六冊	一元三角	分一	分四
全年十二冊	二元五角	分二	分八
郵票代洋九五計算以一分半為限		郵定如有改動隨時比例增減	

## 介紹律師汪其砥及其所著之

電魔王小說出版豫約

汪律師自前清遊學日本歸國後即在法界民初執行律師職務迄今十有餘載實以法律家而兼文學家迭有著作散見於都下之順天時等報深受閱者歡迎而所著之電魔王小說亦經上年五月起登載北京益世報至十月始竣共約八萬餘言且心思新穎穿插精緻兼武俠偵探政治社會而有之久已膾炙人口非尋常之言情小說可比現應閱者之請刊印單行本裝訂一厚冊定價大洋陸角預約祇收叁角准於陽歷五月底出書預約以陽歷四月底爲止其律師事務所在東單北帥府胡同十一號凡有訴訟事件見委者請向該事務所接洽可也發售預約處東單北帥府胡同該事務所西堂子胡同北京畫報社

北京畫報第一卷第五期目次

封面……北河沿的初春……

梅蘭芳近影……雲子藏

本地風光

訪梅記……雲子

查樓圖……

春丁祀孔陳列之古樂(二)……幼山攝

一百年前的廣和樓……雲子

清名畫家沈振麟畫狗……

碧玉古璽……素心人

秋雲室劇談……朱滌秋

康熙五彩磁盤……陶厂

坤伶馬艷雲……傅惜華藏影

楸陰感舊圖……Ben jemen Mareh攝 贈

談開明劇院……瀾園

讀章行嚴答太侔詩函感言……曼雲

北京之雪

春丁祀孔陳列之古樂(一)……幼山攝

瓊島春陰之雪……幼山攝

元夕小集記……澹雲

銀裝玉琢之太和門……雲子攝

仕女圖……夏貞叔作

大雪滿長安……鐵光攝

梅雨……岸浪靜山氏作

清淨界……詠琴攝

奉天喇嘛廟之歡喜佛……陶厂贈

蒼石戴雪……詠琴攝

銀海中之迎薰亭.....金醒吾贈

玉樹枚枒.....鐵光攝

依月厂讀紅小記.....法

胡吟厂先生書聯.....竹醉生

白雲觀之萬古長春燈.....鐵光攝

白雲觀內橋下之金錢.....鐵光攝

胡叔磊造像.....

娥眉解用兵.....胡叔磊

中流.....簡齊贈

千鳥子.....西海

鄉村野趣.....庸厂贈

秦厂筆記.....畢素波

名伶尙小雲之秦良玉攝影.....曲厂藏照

美國電影明星李麗吉舒.....惜華室藏影

愛情與黃金之一幕.....明星公司出品

良心復活中之一幕.....明星公司出品

談天一公司及夫妻之秘密.....松樵

一個小工人之一幕.....明星公司出品

美國電影明星麥茂園跳舞新片之一幕.....

.....朱家麟君贈刊

美人計之一幕.....大中華百合公司出品

銀屑.....昔藹

黎明暉與陸潔.....

看花記.....秋雲室主人

影界雋聞.....松樵

思無邪小記.....靈犀

男浴室裡的模特兒.....瘦厂

撲朔集.....雁厂著

宣南零夢錄.....沈南野遺著

記者先生.....傅芸子校錄

編輯者言.....慧劍著



# 編 輯 者 言

上期匆匆付印。錯誤太多。同人深抱遺憾。自本期已更換印局，此後務期印色鮮明，圖畫精美。排法新穎。錯字減少。以答閱者雅誼。法君近作讀紅小記，語含哲理。別有見地。間有考証。亦多新發見。自本期起刊登。

本報今後擬多刊關於戲劇之文字。凡有系統之研究。批評。或調查。及一切珍貴攝影。均歡迎來稿。但含有捧角色彩之文字。恕不披露。本期瀾園君之談開明戲院。滌秋君之秋雲室劇談。及記者之一百年前之廣和樓。皆非普通評劇文字。即祈讀者注意。

曲厂君收藏名伶造象。無一不備。無一不精。特自下期起。逐次披露。下期先登王琴儂之四面觀音（即最近王在第一舞臺所演之戲目蓮）。神情極佳。與他報已刊者不同。

自本期起。又增添長篇小說「撲朔集」一種。作者為前心聲晚報編輯劉雁聲君。此篇描寫都中男女同學之黑幕。社會醜態之現象。極繪影繒聲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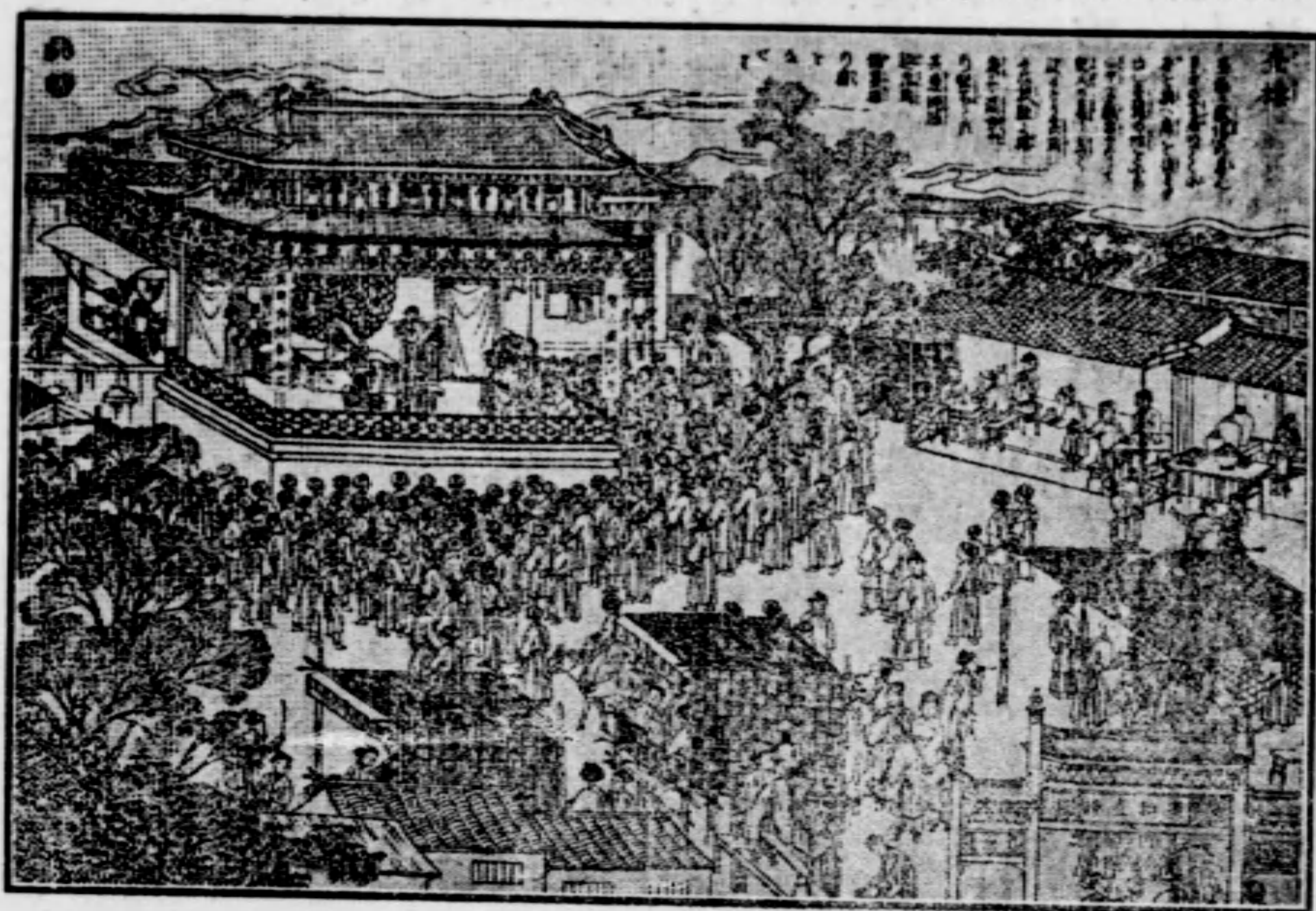


圖 樓 查

風	本
光	地

一百年前的廣和樓 芸子

北京之劇場，其在歷史上，年代最爲久遠者；據清戴璐，藤陰雜記載：「……首推太平園，四宜園。次則查家樓。……」四宜太平二園，其遺址不可得考矣。惟查家樓——即今之肉市廣和樓——尙得考見一二。清吳長元，宸垣識略（卷四頁三）云：

「查樓在肉市，明代巨室查氏所建戲樓，本朝爲廣和戲園。街口有小木坊，舊書「查樓」二字。乾隆庚子燬於火，今重建書「廣和查樓」。」

此查樓之一建築小史也。又按清楊掌生，京塵雜錄卷四，夢華瑣簿（頁二）云：

「查樓，月明樓，皆國初舊跡也。余道光壬辰北來，卸車即居永光寺西街。……所見惟查樓

尙存——即前門外肉市查樓也。對門有小巷，通大街：尙榜曰：「查樓」……」

觀楊掌生此篇所記，可知查樓名稱。在道光間尙存。確爲今之肉市廣和樓；惟不知何時誤「查」爲「茶」也。震鈞先生，天咫偶聞（卷七，頁二六）謂：「查樓即今之中和樓。」其說誤也。

至於廣和查樓的形式，狀況，各書均未言及，予嘗引爲憾事。偶閱本義葭堂木世肅先生編述之唐十名勝圖繪中，有查樓圖一幀，所繪爲查樓之全景，一舞臺孤立其中。兩旁爲：茶肆，酒館，肉舖，果店之屬；其喧闐亦無異今狀。舞臺前面，觀衆矗立，都無座位——至有乘馬觀者。臺上所演之劇，有二仙女對舞，不知爲何劇也。距舞臺稍遠，又有戲棚看臺，蓋爲婦女而設也。最前者爲一小巷，有一牌坊，上書「廣和查樓」

左右爲房舍，殆夢華瑣簿所謂：「對門有小巷，通大街」者也。

予觀此畫，對於查樓，考得下列三點；

（一）此爲乾隆時代燬後之查樓；已非明代原查樓之舊矣。

（二）查樓雖經重建，其設置猶多不完備；仍未脫鄉村舞臺之形式。明代初設之查家樓，其粗陋簡單，更可想見。惟此舞臺形式，與今殊無殊，尙覺美觀。否則真成一鄉間臨時演劇所架之蓆棚野臺矣。

（三）吾人觀此可考見今肉市廣和樓，在一百年前的狀況。與今日相比較，其簡陋真不可同日而語。近年北京各劇場如：中和，天樂（今之華樂）……，多已改建；曾幾何時，廣和樓又成舊式矣。

碧玉古璽



素心人贈

此印得自晉北懷仁。周厚三寸二分。碧玉質。沁血。直沁。柄有。上多。碧十。孔。以柄。無為。鑿。金。外。以。鑿。單。周。遭。有。漢。字。受。命。曰。天。受。命。於。天。永。長。壽。無。疆。有。德。爾。王。無。福。爾。書。也。皆。楷。印。文。或。識。耳。無。左。証。苦。遼。印。証。苦。山。有。博。雅。嗜。古。之。士。疑。請。丹。徒。姚。君。素。拓。

此為康熙五彩磁盤周徑約四



尺許餘一精妙誠風珍品功為



清宮之故物也 陶厂識

沈南野先生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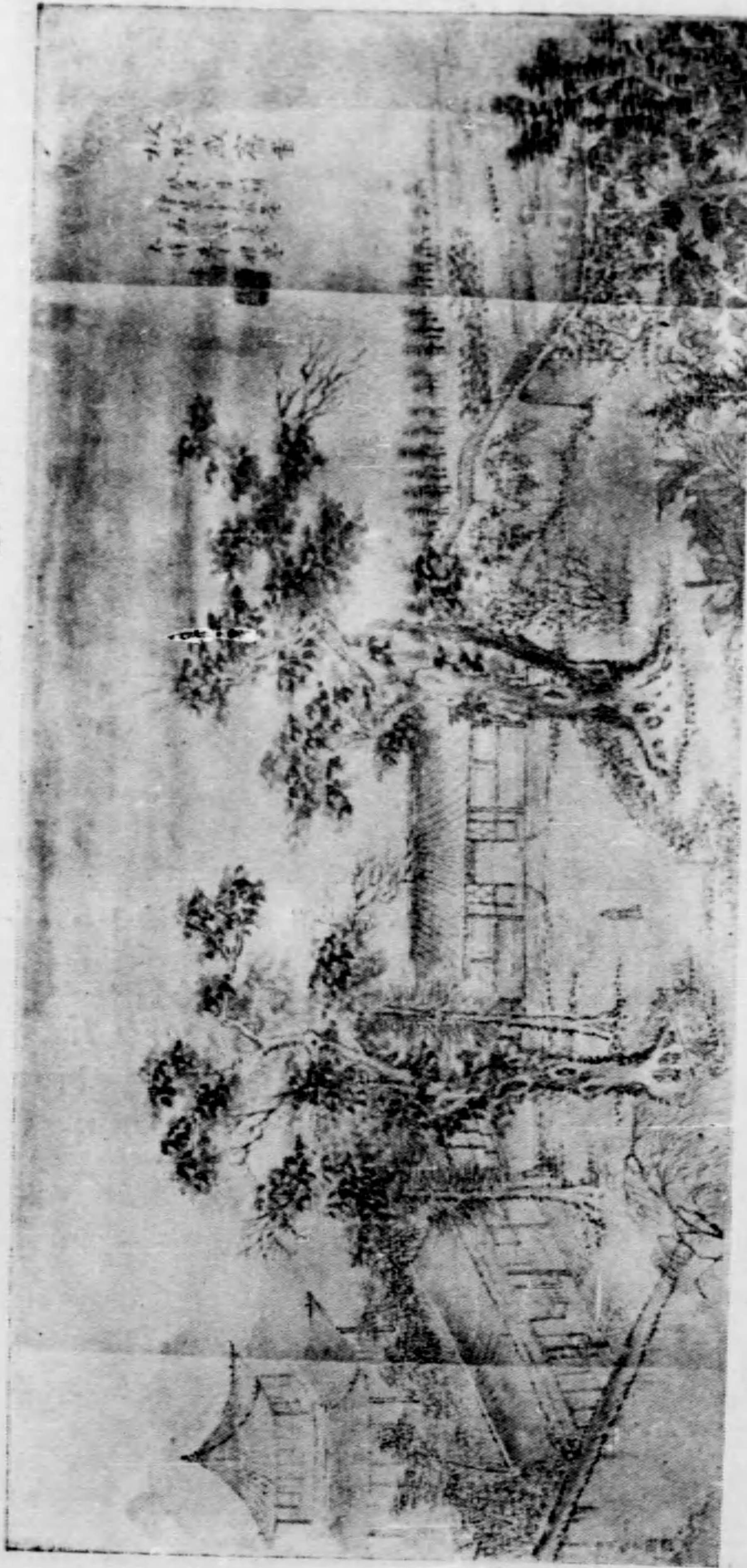
往事成烟散有痕  
 。歌離弔夢易黃  
 昏。春光零落詞  
 人老。一種傷心  
 古寺門。  
 風廊小立奈情何  
 。帽影鞭絲感逝  
 波。欲譜山陽鄰  
 笛怨。故人今日  
 已無多。  
 看花前度記曾經  
 。頭白風懷淚易  
 零。閱盡興亡間  
 欲語。古楸如作  
 可憐青。  
 我亦曾携一榼遊  
 。京塵回首冷於  
 秋，欲將眼淚滄  
 桑事。親與先生  
 話寺樓。

孫谷韻題

(遺作)

(八)

△ 楸 陰 感 舊 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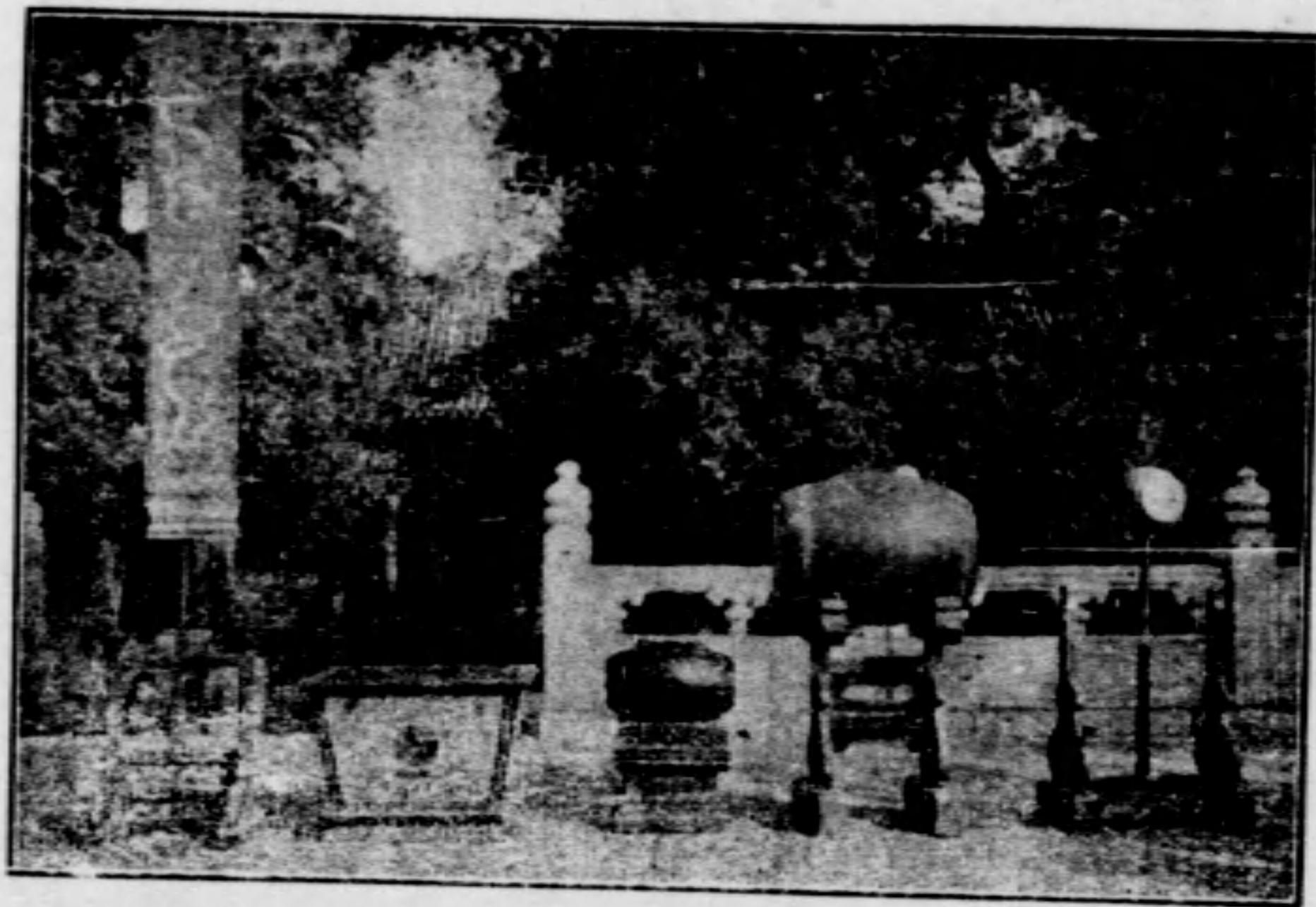
Benjemen March 攝 贈

# 讀章行嚴答太侔詩函感言

曼雲

甲寅第四十一期。章行嚴先生答太侔函及詩。詩雖太侔見及。然已不復能再富。函則并未及見也。祇以示吾儕耳。太侔自撰行

述中。極推許行嚴。視為文字中知己。而行嚴茲詩。亦不負太侔。交誼如斯。在今日亦可謂僅見。吾於兩君無間言矣。該詩最能獲太侔之心意者。即「世士自同丘嫂賤。吾懷祇訴蠶無知。」兩語。不啻太侔自道也。其函所言。雜鈔鈞實未善之。以立格低。而選事復不慎也。獨文人窮而著書。謀博升斗之資。以裕其殘年。鈞焉敢過持刻覈之論。而今其人往矣。寥寥數語。感慨係之。夫雜鈔駁雜而不純。此友輩皆共知也。



幼山攝 (一) 春祀孔陳之列古樂

然其所載。自同光迄民國歷來事跡。與社會之變化。胥不備有。可以一覽而窺焉。太侔以是罪於友朋而不顧。徒欲為後世人士留為資證。一生心血。咸存於斯。至其貶責捧佞。尤深合愚意。蓋國勢至此。而大人先生。猶日以趨附佞後。奔走不暇。既忘其為國家命吏，復忘其人間羞恥。而以名士自詡。即與章先生四維論。深詆梅伶吻合。非薄視優伶。在各國無此例也。故愚於雜鈔。仍竭力謀為剗梓。所以報死友於泉下。行嚴既深知夫太侔。曷略為論言。俾弁其端。維意趣不同。亦所謂盡其心

## 北京畫報

矣。有感而述甚願章先生以愚之言為非狂悖耳。

(九)

元夕小集記

澹雲

丁卯元旦。曼殊芸華昆仲。邀幼山，毅公，振千，及余在其寓齋作小集。惜華於兩點先至余舍。五點乃同赴君宅。比至則燈燭輝煌。絲管雜陳。已濟濟一堂。作曼歌妙舞矣。

甫就座。主人即下令合唱賜福。衆以勢在潭第。

萬難違抗。遂山毅公奏笛合唱焉。厥已。主人又

高唱酒筵俱已齊備。衆仍有作絕對服從而己。萬

年歡吹打住後。主人強余上座。百辭不獲。危急

間。尚有從旁懲惠者。余大憤。繼自忖瘦弱如此

。勢所不敵。既皈依佛法。姑以方外資格處之。

有何不可。一念之生。大局乃定。

筵中有乾菓。有鮮菓。有蜜餞。有罐頭。乾菓者

。爲侯爺（按會君善歌崑曲中之猴戲。故同人以

是嘲之。）曾公設也。鮮菓爲冷紅；（幼山別字

冷紅）耿君設也。蜜餞乃用以餞山人回張之用。

罐頭中有波羅蜜。芸子新學自掃秦之濟帥也。更

特備海味。索其隱。蓋用氣千年公金帥耳。主人

之用心苦矣。至於黃酒性柔而味長。久置必酸化

。似爲某某設。白酒醇烈而暴喜動。似爲某某設

。玫瑰露甘蜜濃艷。香色雙妙。則又似爲某某設

。節節不可明言矣。

酒數巡。惜華倡作搏戰。均勝負有差。千公止作

水石之拳。每戰必勝。合座驚震。蓋亦公之習性

成之也。頃之，酒俱酣。暢談無忌。更雜諸嘲謔

。芸謂侯爺云。新年花砲甚多。出門時其小心尊

尻。侯瞠目不知所云，即衆人亦莫曉何意。少停

侯失笑。衆亦悟險有噴飯者矣。侯繼云。若震折

尊耳。患亦非小。衆復大笑。遂相戒以後不准言



菊花開盡花殘暮  
人未遠一窗風月  
丙寅夏叔貞作

尊字焉。是時千公眸子灼灼。頻東復西，流盼左右。惜華則含暈忍笑。屢戒戲謔。冷紅則獨坐若向隅。余云。君何獨默默耶。芸向余云。獨不記唐詩「冷紅泣露啼嬌色」之語乎。處此良宵。人心匪石。能不傷流光之速歟。君亦輟然。乃各乾杯進餐。獨千公屑屑不肯。華傾半杯於已盞。千公喜。雖各笑盡之。

### 北京畫報

枝。余與芸子又合唱火判水紅花，一折。最後余與毅公，振千，三人吹笛。合唱。遊園驚夢並。代賓白俱清圓曼麗。非筆可喻。初余與惜華合唱遊園。繼由惜華唱旦。幼山唱生。芸子唱正生。振千唱老旦。衆唱花神羣曲。比歌闌。已十點餘。更稍談。乃散。

飯後。芸子唱掃秦一折，振千唱刺虎二折。惜華唱八陽一折。余掌鼓板。毅公撥笛。聲調極俱蒼涼悲壯。蓋用誌禾黍之思也。後毅公唱刀會，訓子，各數折。宏圓沈着。妙絕當時矣。惜華奏笛勝千公唱折柳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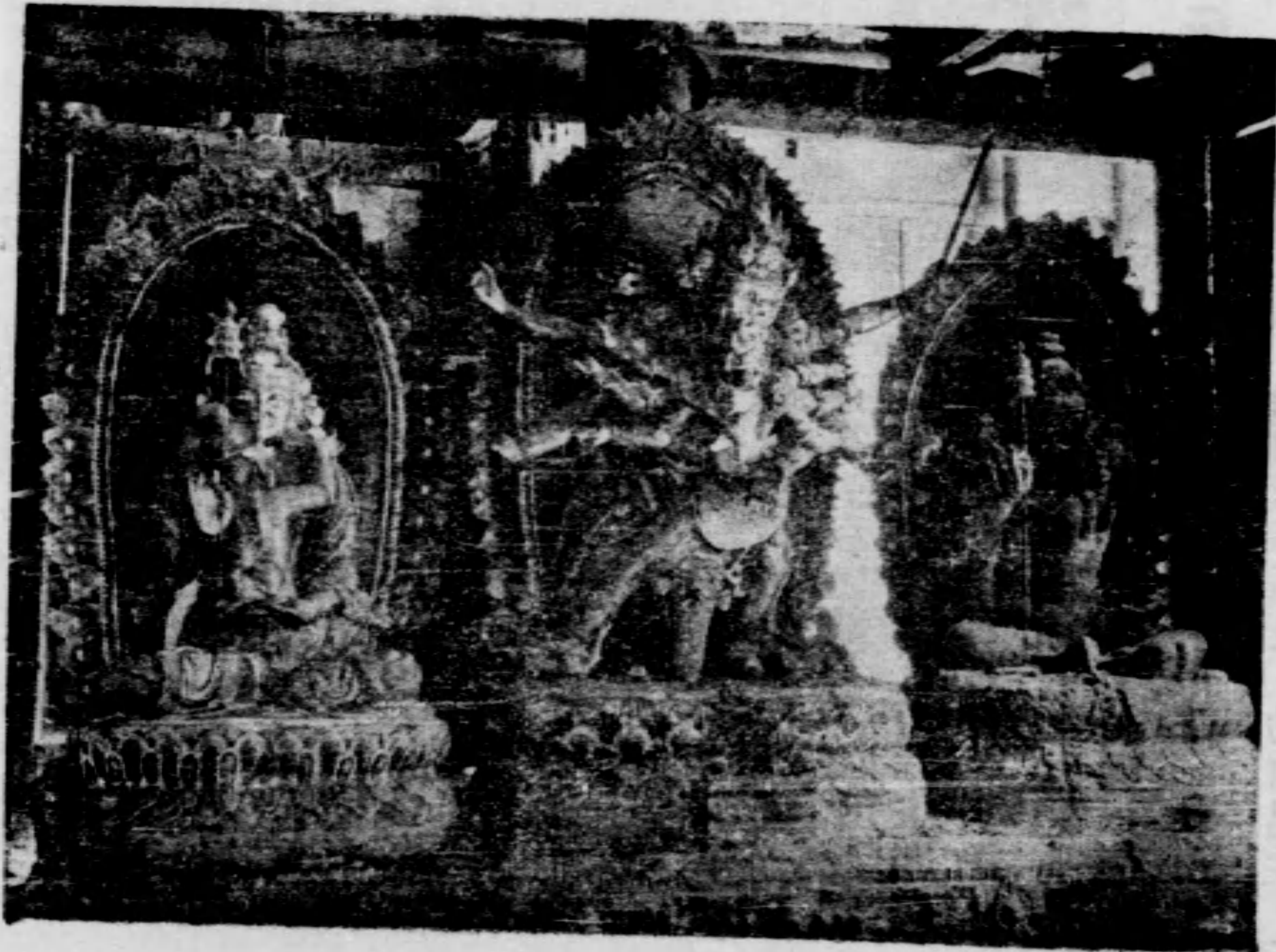


雨 梅



氏山靜浪岸者作 一之品作會覽展畫繪次四第會畫本日

奉天喇嘛廟之歡喜佛



陶厂贈

# 芸子先生惠存

## 訪梅記

芸子

梅畹華赴美演劇之說久已喧傳於世。惟至今尚無確實消息。頗為中外人士所注意。月之六日記者與西方楊偉廉 (Water Young) 君 (楊君為美國



“影近芳蘭梅伶名”

# 梅蘭芳教贈



劇的藝術。不以金錢為前提也。今年夏秋間。擬先遣人赴美。接洽一切。俟得覆電。即行籌備。將來擬先至紐約一行云。

記者又問將來赴美之配角人選問題當由如山先生

代答云。晚華昔年曾有組織一戲劇學院之議。專訓練一種特殊人材。以備將來赴美演劇之用。然此種計劃。在內行中得之頗難。故未成事實。此次赴美。對於配角之人選。係嚴格的。雖不能經長期之訓練。亦須經一度之練習。方克濟事。記者又問將來劇選問題。齊君又云。此實一最重要之問題也。晚華對此問題。不能自決。擬徵求中外文藝家。戲劇家之意見。經幾度之討論。究以何劇合美人之心理。且能闡揚吾國戲劇之優點。再定取舍。

記者又問將來劇場上之音樂。是否經一度之改造。佈景電光是否仍用。晚華答云。將來所用之音樂。擬取其幽美。汰其激揚者。或再增加古樂一種。如琴瑟之類。(記者接近有某君謂梅氏將來赴美。擬創作一種古樂。以備應用。姑無論此言之通否。然當日梅確未言此事。僅言採用古樂

耳。不知某君何所據而云然也。)惟絕不願入西樂。以存吾國音樂固有之美。至於佈景電光等新法。均擬不用。記者極然其說。

記者喜收藏曲譜。曾收集昇平署曲譜若干種。晚華曾收藏昇平署臉譜甚多。因詢亦曾得善本曲譜否。晚華因出所藏內廷曲譜二種視記者。一爲五色抄本之獅吼記。一爲節令承應戲。(戲名忘記)皆黃綾函。書法精美。確係上用之書無疑。晚華云。尚有多種。比正裝訂云。如山先生者又取明代臉譜。及昇平署臉譜二函。中以明代者爲極珍貴。所勾之臉。皆極簡單古樸。豈即五彩臉譜之雛形也歟。(此點容專篇申述之。)其勾法與今日之臉譜多有不同。如趙匡胤之臉譜。時下於眉間畫一眼形。此則無之。楊七郎眉間畫一虎字。此亦無之。其他不同者甚多。據此可老見臉譜最初之勾法。今日已多失其原形。無怪遭新文藝

家之所反對也。昇平署臉譜。畫工極細。設色明

麗。並衣裝亦有之。愚以為不得謂之臉譜。蓋一

劇之重要角色。無論生旦淨丑

有之。可謂之化妝譜也。

時楊君對於梅氏。又有詢問。

皆謂梅氏個人對於外國音樂及

影劇之感想與批評。楊君又謂

現美國殆無人不知有梅蘭芳者

。即舉中國十名人言之。如張

作霖，吳佩孚，蔣介石，威靈

頓頓。等九人。其一即極梅蘭

芳也。可見彼國人士之注意梅氏也。談後。極為

歡洽。遂興辭出。

記者按吾等訪梅氏後。約二星期。梅氏乃決定

今年放洋。由上海先赴法國再至英國。稍事勾

留。即由英赴美。聘金不過

三十萬。同行者約四十人。

自四月起。即開始練習也。

記者又按齊如山先生。中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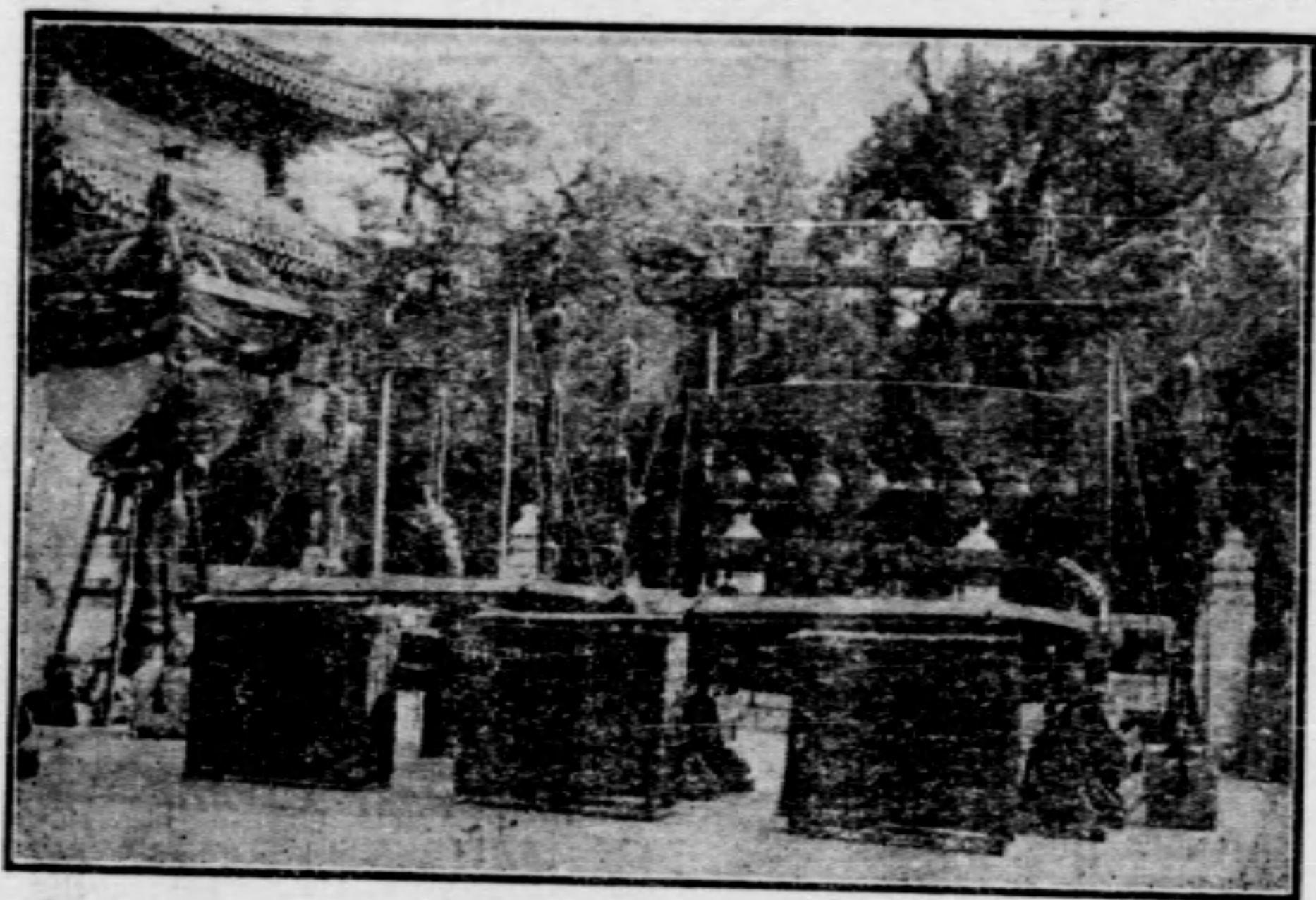
劇學極深。畹華最負盛名之

古裝新劇。其劇本多為齊君

所作。至其身段。亦多齊君

道演齊君在近代戲劇史上。

實佔重要之位置也。齊君已



春丁祀孔陳之列古樂 (二) 幼山攝

允許為本報特撰一文或贈刊名伶書畫。想不久

當有妙文與讀者相見也。

## 自製機器繡花線出讓

北京藝術學校自製機器繡花線。純用中國上等湖絲。並不雜入人造絲等劣品。且有顏色齊備。顏色雅潔。質韌不斷。價值低廉本校學生自用尤廉購用近便等優點。兩年以來。極承京津各用戶所贊許。批發尤廉。供不應求。現又續製多種。色質尤佳。研究機器刺繡諸君請駕臨西單北大街路東粉子胡同東口斜對面門牌一百四十二號本校售品處內購試。並參看本校所繡國畫。西洋畫。圖案畫各項成績。自知言之不虛也。

北京藝術學校啟

欲學家庭工藝諸女士注意

本校開辦。業將三載。力改舊法。獨倡新術。各科成績。久爲各界贊獎。國中稱爲絕無僅有之作。現工藝部之機器刺繡。絨線機繡。機器縫紉。機器織機。造花。編物。及西洋畫十字布等科。尙有缺額。如有欲選習某科者。請駕臨西單北大街路東即粉子胡同東口斜對面門牌一百四十二號本校商洽。另有簡章。函索附郵票半分。

北京藝術學校啟



清名畫家沈振麟畫狗

秋雲室談劇

朱滌秋

曩著評梨園佳話之謬。刊載時報。迭經海內同志多方指導。使余得許多了解。亦自知誤解之處不少。然余認梨園佳話所言。大半有誤。無論如何。是不可掩。蓋非完全真確之評戲書籍也。關係同志的指導。曾輯討論一束。因老友倚虹逝世。遂擱置未曾完全發表。近讀韓補青君之談戲一書。所言多獲我心。其價值確在佳話之上。曾於時報略述數節。皆殘闕不全。茲就其所述之真確。與夫識見不同之點。詳為申論。以實畫報。

韓君於篇首開章明義。列有一表。將戲劇析為兩種觀念。一（對戲的）。二（對人的）。所言極為詳晰。惟對人的內有捧角家一派。此派分五項。第四項為票友。第五項為交通派。余認為所見不同。蓋票友而屬於望海派者則似乎近此範圍。若夫純正之票友。彼以研究戲劇為消遣。並非趨附名伶。更無所捧。至於望海派者。或奔走名伶之間。藉以自彰。輒近票友身價愈不可問。往往僅能十餘齣戲。便思下海，余曾在各報載有論下海一文，當時以為言之過甚。環顧今日。實且過之。此皆內行人材。逐漸缺乏。而一般票友見之心熱眼紅。相率自沈。誠大可哀。韓君之以票友列入捧角家。蓋消極言之。至於純正的。固不能以此屈之也。

交通派中。包括（新聞派）（戲提調）（名士）（野心家）四類。余以為新聞派。戲提調。誠是交通派中人物。至於名士與野心家。應歸於不可說派。（捧角家表之第二項）。因不可說派。即此兩種人物所造成。譬如今有一伶。藝本平常。名不藉藉。乃經一般名士。爭相評題。於是社會遂咸注目。此伶之命運。或竟如倡伎之大紅特紅。經過一刹那時期。色相稍衰。名即敗矣。此皆初時得名非其藝術所致。而野心家尤注意於坤角。所以捧之者。實含一種不可說。與夫不可思議之事。故余以為此兩種人物。純為不可說派之中堅。似乎與交通派畧差也。韓君以野心家與不可說派。根本不同。特旨同異趣。固無他種性質。有相矛盾之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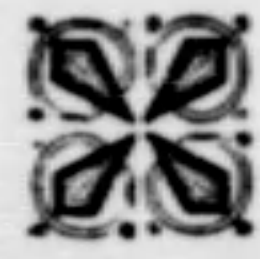
（未完）



思

所

有



↓ 坤伶馬艷雲 ↑

△ 傅惜華藏影 ▽



談開明戲院，瀾，園。

開明。電影院也。其設備亦僅宜電影。而近年以電影虧折。乃改演舊戲。用非其材。遂覺扞格不入。且前台制度。亦多缺點。茲分別論之。

舊戲最重規矩。昔用方台。身段步伐。俱相應合。文戲上場。幾步後投袖。幾步後念引。固有定則。而武戲之起霸走邊。益絲毫不容假借。開明新式圓台。面積較大。昔之出場後幾步而至大邊者。今則仍在台右。昔之幾步而至台口者。今則仍在台中。舊規既不適用。勢必任意增減。以求與台之大小相稱合。臨時遷就。精神即遜。而武戲之對力出手。尤難合拍。此固各新式劇場之通病而開明之上下場門相去蓋尤遠也。舊戲場之上下場門。例向台口。且各懸門帘。挑滑車，鐵龍山等戲。曰擊期上場。門幕既啓，出台時。身微側。轉身亮相。然後起霸。威武凝重。不可方物。至文戲

如武家坡八大錘等。內唱倒板。掀帘時亦覺精神一振。開明上下場俱在兩側。不用門帘。上場時大踏步逕出。且須轉身。始面台口。因之精彩全失矣。開明戲台極高。顧客引領延跂。僅見半身。躡工台步。以及亮靴等等。固無從辨其優劣。即花旦武旦之上躡與否。亦不可知。殆僅合於臉子主義之看客者也。

以上所述。第就戲台立論。此外則前台亦多陋習。初演舊戲時。固聲明按號售票。不索茶資。然實際前排戲票。並不照價與較後之票一併門售。蓋非老顧客之多出茶資者。不能得一前五排之座。蘭芳戲價一元二角。有時竟須付以兩元。需索之甚。殊駭聽聞。又每次開演。臨時加橙至無限制。有時前排之前。加至四排之多。而兩傍夾道。亦無隙地。既入坐後。即不能出人。擁擠之狀。爲舊戲場所未見。蓋又一缺憾也。開明戲院頗以改良著聲於時。而內容如此。殊願其有以改善之也。

北

京

之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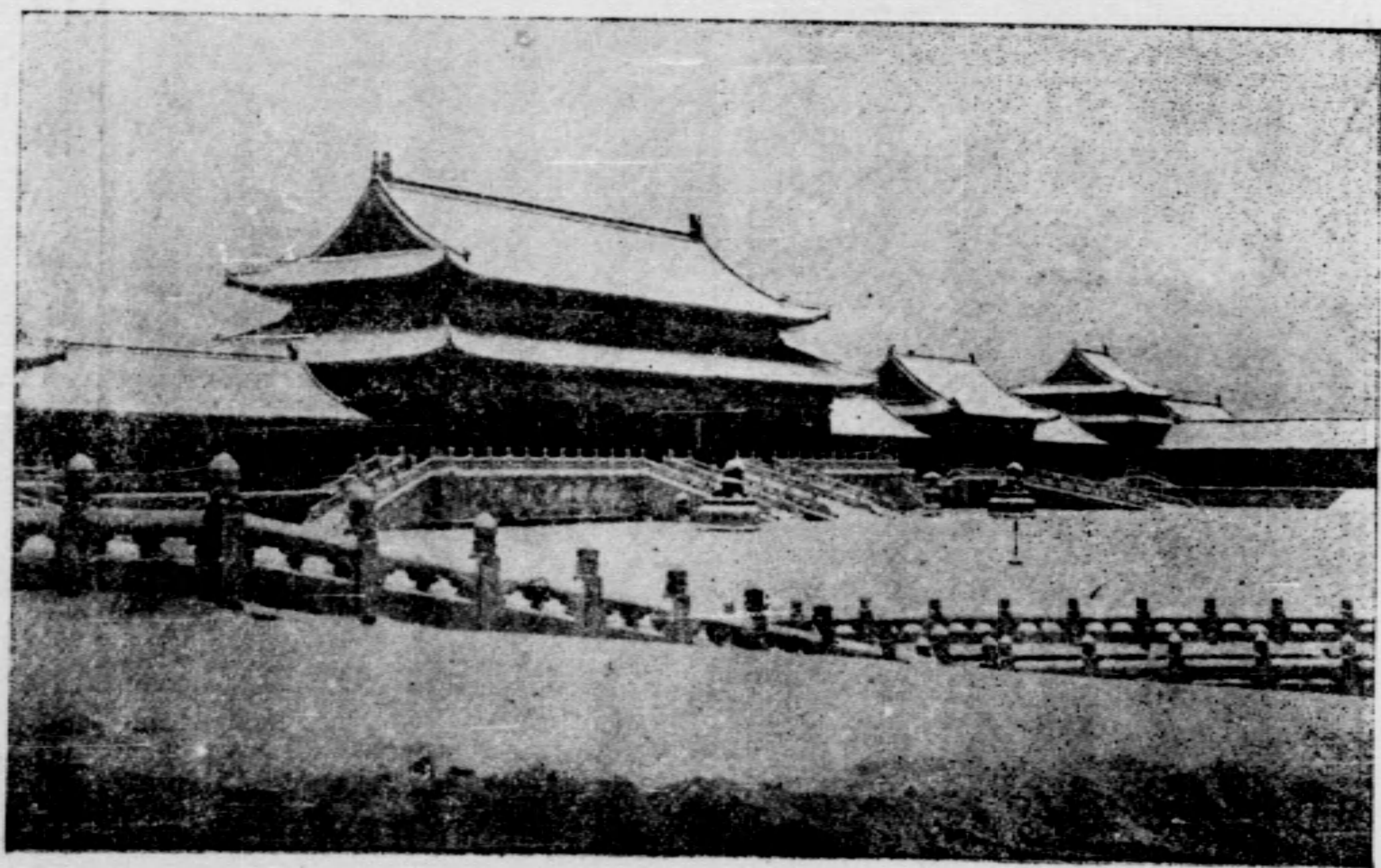
皇島春陰之雪

(北海)



幼山攝

—門和太之琢玉裝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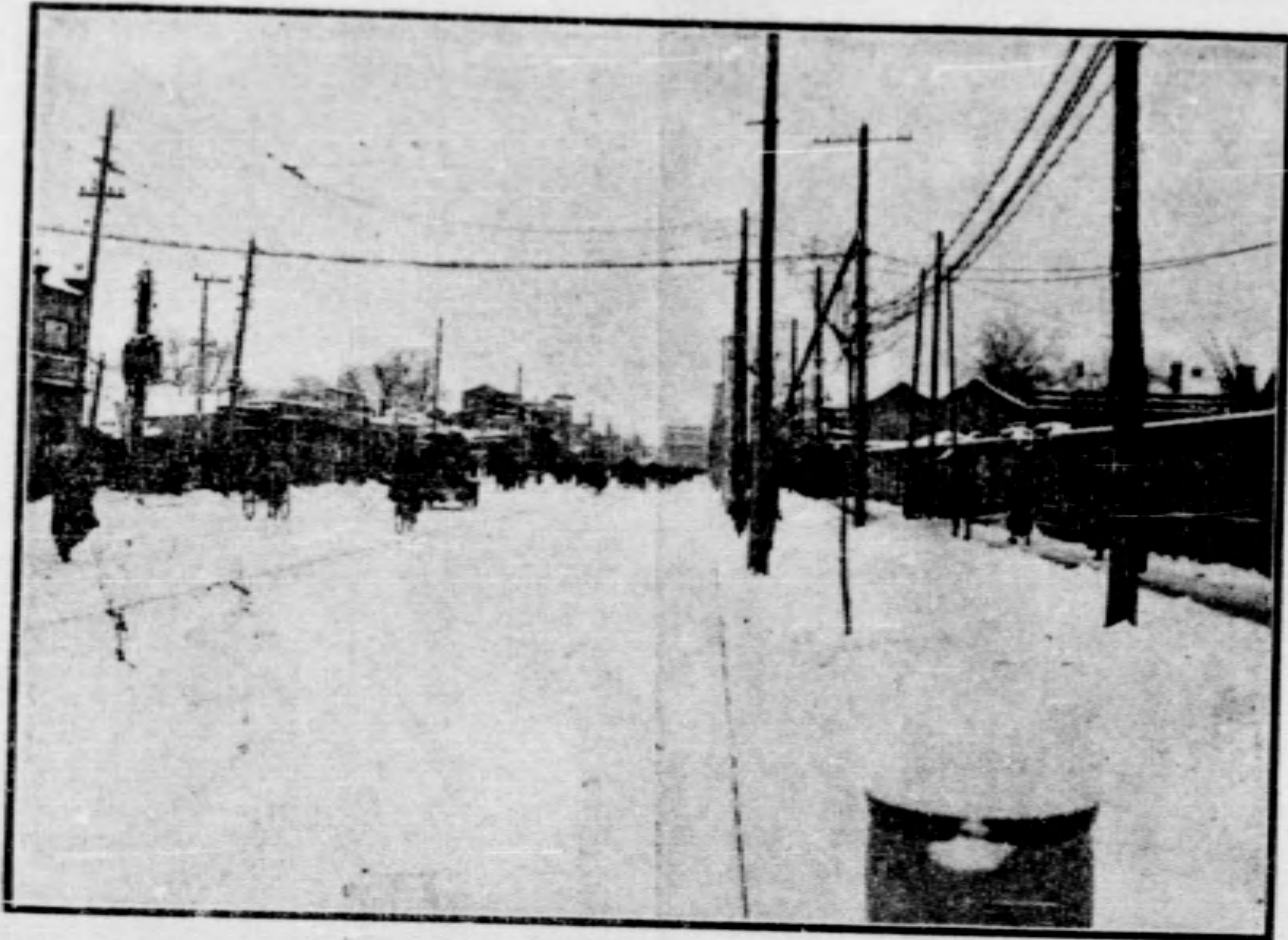


(皇城)

—攝子裝—

(一二)

“安長滿雪大”



(米市大街)

鐵光攝



—蒼石戴雪—

(中央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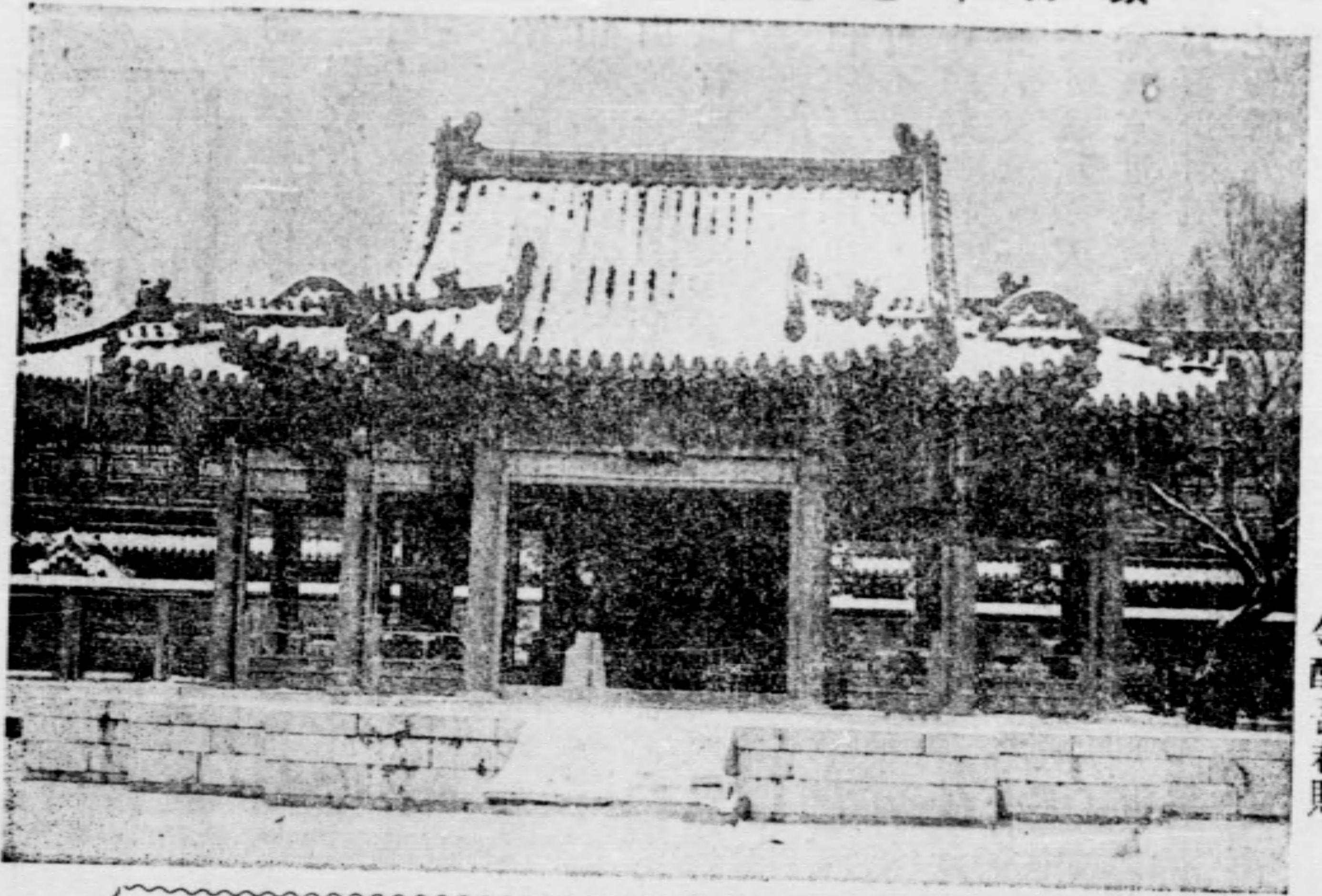


—清淨界—

(中央公園)

攝琴詠

(海南) “亭薰迎之中海銀”



金醒吾君贈

南海瀛臺南  
部臨水者為  
迎薰亭，平  
時不易攝影  
。此為大雪  
後。中華教  
育改進社國  
語編輯主任  
金醒吾君。  
特遣人攝於  
冰上者。亭  
中立者。即  
金君也。

“ 枒 杖 樹 玉 ”



鐵光攝

(西百門外)

依月厂讀紅小記

法。

初閱第二三回。並意及昔日曾擇閱者。即疑寶玉之玉。乃寶玉之心。茲翻閱一百十七回，寶玉欲將玉還之僧人。襲人阻之云。「那玉便是你的命。若拿去；你又病着了。」玉云。「如今不再病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則寶玉果爲寶玉之心也。初讀即獲得大關鍵。大發現。竊自深喜。

第一次閱。絕對不看評點。及他人的議論。因他人評論。足以亂吾主觀及心思也。二十午書，由第二回黛入賈府起。知彼爲一心細心多之人。

由第一回開首。知全書必有一部分爲作者所親歷之事。蓋開首之言擊而誠也。

開首即由空空渺渺起。中心有禪理。不粗知禪理。讀此書。必惑。必不解。必不知其趣奧。

二十午又書，

自第三回黛玉自述病源有云。「和尚化我出家。我父母不從。和尚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不許見哭聲。」按黛之病。病在情也。出家則情絕。情絕即是病好。再不見哭聲。則必不動心。心動者情生也。永不見哭聲。則心永不動。情永不生者故病好耳。又云。「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由是觀之。黛之病在情益明矣。蓋黛乃天生帶來極重業根者也。

黛玉家世畢竟弱於賈氏。故初到賈府。即處處留心。蓋只恐遺笑於人耳。

寫賈府有炕。並以炕爲上座。定爲滿俗。且觀其一切事務瑣故。無一處不是滿人大家宅第。吃飯時外間伺候之媳婦丫環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純是大家規範。尤以滿俗爲最。非月擊不知也。

請安一節。以滿俗為獨有。寶玉有大辯。寶玉帶寄名鎖。益証為滿人。

此書妙在說服裝詳細瑰麗。更寄在——都是戲台上的形頭名稱。若認作古服。却被他騙過了。此節非有劇學知識者不知。並可參考清內務府五彩殿板印之曲譜等籍。如勸善金科。蓮花寶筏。

黛見寶吃一大驚。並云眼熟。此即情根已搖。情苗已茁也。恰合湯玉茗牡丹亭。是那處曾相見句。更要注意。黛之病已由此漸發。

胡 吟 厂 先 生 書 聯

# 齊 孝 皓 首 斬 周 甲

恨晚未與 遂兄以冠北行觀察閩外天南地北際隔久之壬子回京相遇於至友王君遂訂

# 手 香 車 心 帽 遁 王

履握手道故不禁悵然年來 遂兄以曠達之才大有去亂不問之態焚香禮佛專心去過之學

觀二首西江月。恰為作者自贊自責語。非贊寶玉也。

（ 竹 醉 生 贈 ）

寶初見黛時。心說黛是「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此二句誠黛終身之考語。蓋心多即愁多也。然乃寶初見。何以知其多愁多病。噫。作者得非即寶玉乎。寶玉即作者乎。此作者露出馬脚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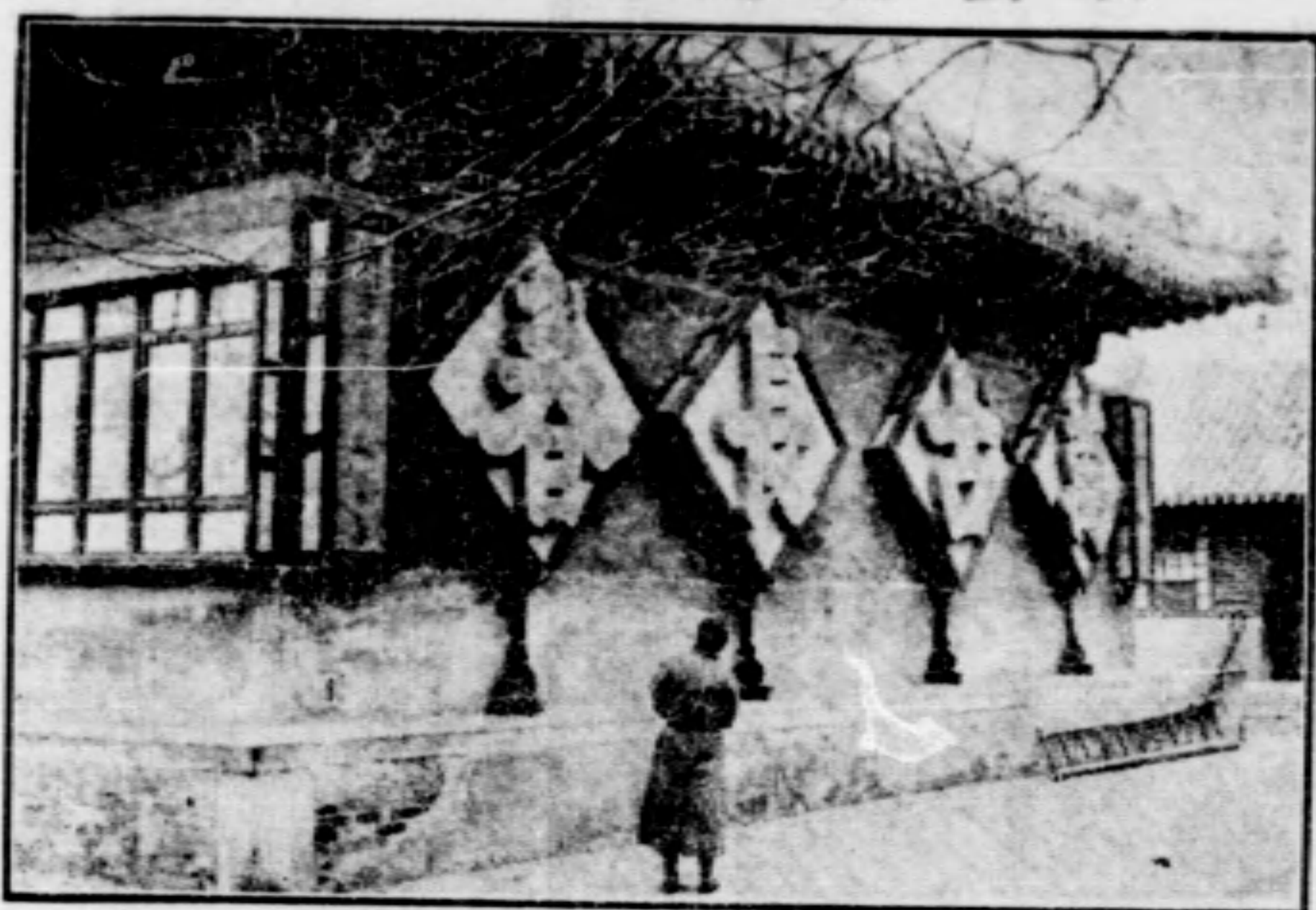
寶將顰顰。字贈黛其中必有線索及用意在。惜無法索其隱。証其實耳廿日下午二點半書

胡吟厂先生  
。（玉澤）

北京名書家也。官浙最久。歷宰繁劇。頗為政聲。易朔以還。歸隱京華。以醫自給。先生能詩善書。並工篆刻。編者按本報已介紹於二期（中）此聯係壽彭蓮齋君者。款式頗新。書法則古。故特紹介於世。竹醉生識。

燈春古萬之觀雲白

白雲觀。元之長春宮也。為北京之巨刹。每歲正月。開會十九日。遊人最盛。上元前後。觀中亦懸燈點綴，玉皇殿後壁上。懸四巨燈。（如左圖）上書「萬古長春」四字。



鐵光攝

相傳為邱長春所書。亦有謂係呂純陽亂筆所書者。則不知孰是也。  
（芸子）



鐵光攝

錢金之下橋內觀雲白

白雲觀山門內。有石梁。每歲開廟時。則有道士跌坐橋洞之下。前懸一金錢。（如右圖）人多以錢擲之。冀入孔中則吉。俗謂之「打金眼」是也。按明時東嶽廟育德殿內，亦懸有金錢。任人擲入孔中。以下休咎。（見明劉侗帝京景物畧）白雲觀之金錢。未見前人記載。或仿自東嶽廟道士冀得多金也。  
（芸子）

象造二念磊叔胡



### 蛾眉解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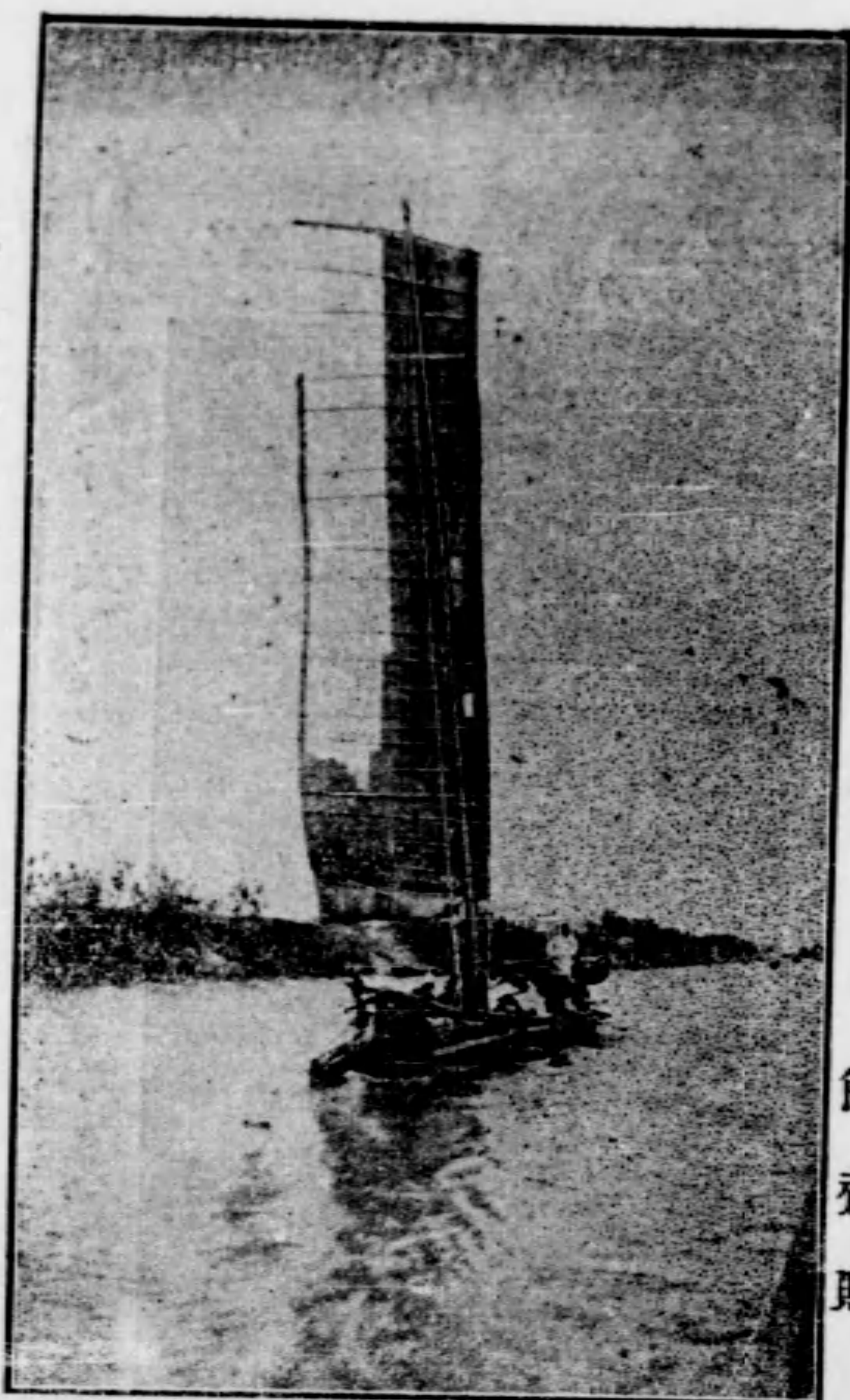
胡叔磊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吾謂亦多風流蘊藉之人。以慷慨風流。鍾其一身。如李將軍者。即其人也。將軍北平之後裔。結髮戎行。身經大小三十餘戰。未嘗有負。既無數奇之嘆。且有詩伯之豪。胡笳聲裡。不廢清吟。十萬軍中。輒呼白墮。而少飲輒醉。醉輒歌。歌輒拔劍斫地以爲樂。願生平不喜阿堵物。費用亦無缺。蓋將軍有婢。善居積。將軍不知也。將軍嘗謂曰。千壺醉我芻靈旁。不若容我醉後狂。黃金鑄我身後貌。不若見我窮時笑。婢作答曰。將軍胸羅滄海。足有吞吐矣。

第今小人道長。獨不憂讒畏譏耶。將軍聞言。嘆曰。昔康成之有詩婢。吾今亦有諫婢矣。乃稍斂迹。會明年。將軍賦悼亡。遂納之。將軍字傳靖。至是乃以梅英名其婢。取和靖愛梅之意。梅英負奇力。常以掌拍案。掌起處。凹入分許儼然纖素痕也。一日與將軍會獵於某山。將軍御白袍。乘桃花馬。負強努鳴矢。手握丈八矛。緩帶輕裘。雍容華貴。梅英則着緋色貂裘。御棕色馬。腰際佩青鋒劍。左執弩。右按矢。與將軍並轡行。隊從百餘人。將軍顧謂梅英曰。今日天寒地裂。正大好圍獵時。而况狐兔縱橫。豺狼當道。願與卿一試身手。將盡殄滅此耳。梅英曰。幸甚幸甚。妾出身雖微。然自幼及長。昆蟲無傷。况於鳥獸。今日之事。命不敢違。然敢出此仁者之言。以拂逸興。有如骨鯁在喉。敢白將軍以爲快。請讓妾一試射鵰手如何。妾技固遜將軍。將軍之勝。可操左券。然勝妾如勝卒耳。不足爲武。今國事方亂。權奸列朝。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將軍曷不以射豺虎手。盡殄滅奸佞。勝妾者。勝袍澤乎。將軍深服其言。折而還乃復轉頭側身。抽矢撥弩。曰。請以石爲的。語未竣而石裂矣。梅



英曰。百步穿揚。養叔之亞。妾願效顰焉。射如也。夜五更。衆軍已齊列營外。將軍環甲佩劍。的。將軍大喜。顧謂從者曰。汝等健兒。爭如我將門一妾哉。從者亦大頷。而梅英亦不稍動。既歸。將軍以是問之。梅英曰。將軍作此豪語。使從者無顏色。他日臨大敵。士卒又安肯用命耶。將軍曰。鄉號溫柔。吾將終老。梅英笑頷之。而私心輒憂。未及年。雲中叛。羽檄飛至。命將軍禦之。將軍倉猝傳令。而士卒蠕蠕動。大有衛人皆曰使鶴之意。將軍恐。謀於梅英。梅英曰。妾不幸而言中矣。軍心渙散。奈之何哉。無已。其爲殺妾。以謝衆耳。將軍不可。欲挈梅英。隻身往撫之。成敗付之數。梅英復曰。士卒安可棄也。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妾得計矣。乃與將軍作耳語。言訖。步至營外。見士卒紛擾。乃長跼而言曰。將軍無負諸公。負諸公者惟妾耳。諸公前程萬里。乞隨將軍詰朝行。且觀妾於馬上宣令曰。愛妾逾恆。我之失德。請從此絕。以謝諸公。言已。遙見數率。蜂擁一女。而斬之。衆卒觀此。感動歡呼。將軍旋傳令曰。敢抗命者。有如此妾。於是士氣激昂。一以當百。盡拔三軍而起。旌旗如雲。而領先鋒者。爲一白暫少年。軟裘麗都。駿馬飄逸。望之如神仙中人。又時在將軍左右。軍行旬餘。所經多層巒疊嶂。白草黃沙。大軍方集。先鋒急出而交綏。俄頃。叛衆紛亂。爭校澤幡矣。將軍既至。撫慰有加。飛騎報捷。未嘗傷一卒折一矢焉。時同治十年。聞於上。乃厚加綦賞。並敕將軍以都督留駐雲中。少年與將軍。食同食。宿同宿。撲朔迷離。衆亦莫辨其爲將軍愛妾也。後三年。將軍乞歸。梅英乃易舊妝士。卒見之。皆竊竊私議曰。昔之被刑於我輩前者。非夫人耶。何以夫人猶無恙也。



# 千鳥子

西海

千鳥子，日本名伎，僑居京師。所居曰長春亭。西海居下斜街時。嘗偕某將軍燕飲其家。初遲遲不出。既至作中國古宮裝。明璫錦帶。年十六七。容華絕世。一座盡傾。酒酣起作驚鴻舞。宛轉綽約。儀態萬方。時廣庭中。華燈四澈掩映。綠氍毹上。不知是真是夢也。舞罷微倦。與座客殊不款接。獨依依西海側。願亦無言。支頤凝睇而已。既罷。客起盡去。復以手引西海袂者再。其明。日女臨鏡笑謂西海曰。昨宵固未飲乃忽忽如中酒何也

——趣野村鄉——



——庸厂贈——

秦厂筆記

畢素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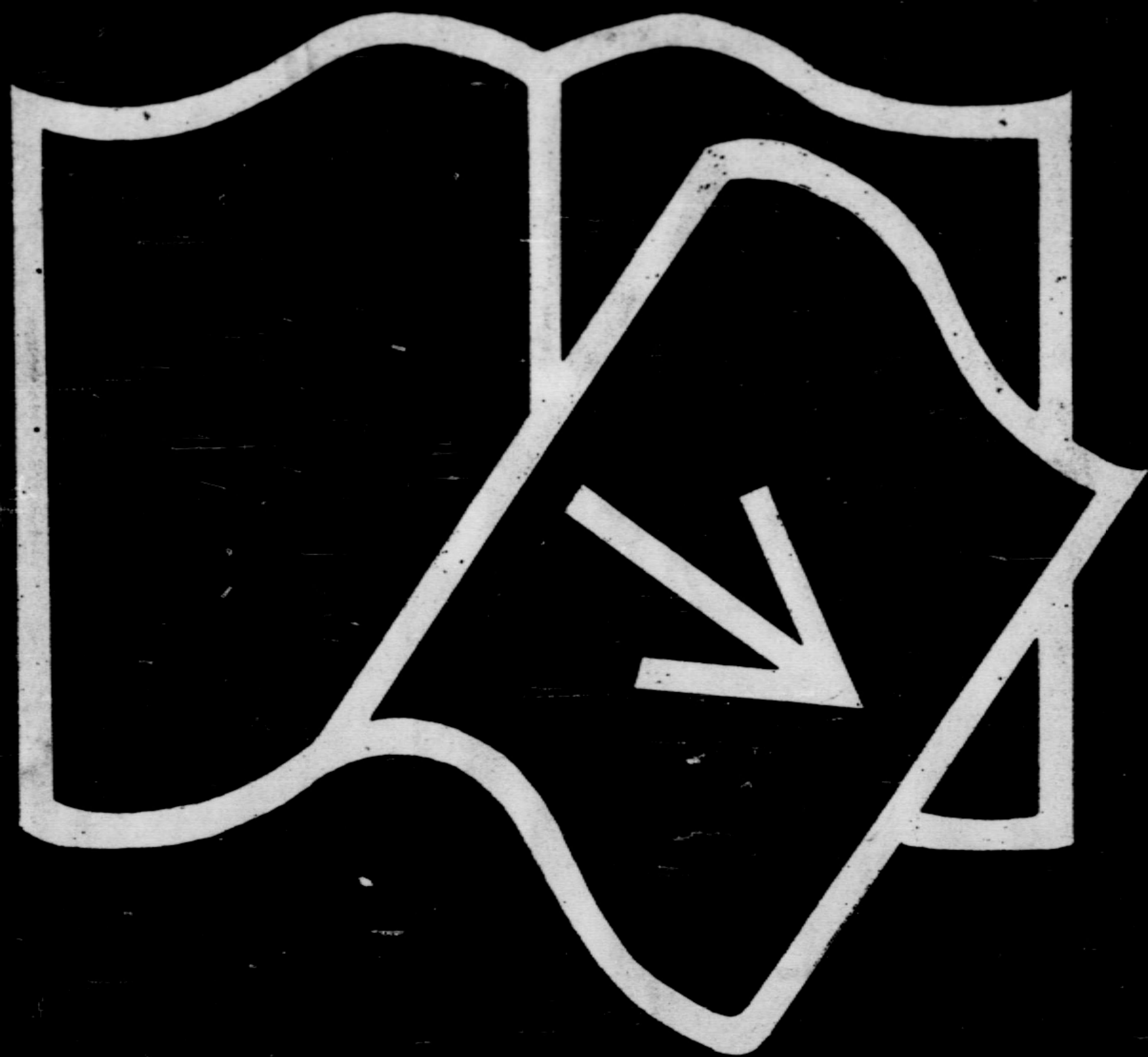
清某尙書微時。嘗於中秋夜半如廁。聞柝聲斷續。忽得句曰。三更半夜三更半。苦思不能續。忽有微聲起於公側曰。八月中秋八月中。尙書願視之。鬼也。叱之。旋滅。余謂此鬼頗風雅可喜。有友自京師來者。云京師揚州會館。其後樓祀倉平老人。故老相傳。以為前清阮太傅富未達時。入都應試。曾寓此館。每夕有一老叟至。與太傅談古今學術。多採經義。與之討論。夜半叟去。去則不見其踪跡。太傅異之。問其鄉與姓字。皆

弗答。及入闈。所試文題。與老叟所論皆暗合。太傅之文。因以精確。遂成進士。太傅深感老叟之惠。而終不知其為何許人。一日同鄉中有扶乩者。適太傅在側。乩忽書云。與雲台別久矣。雲台其思我乎。太傅問何神。乩又書云。我非神。即昔日與君討論學術之老叟也。太傅復問其鄉與姓字。乩復書云。余居西山。名倉平老人。再問他事。乩弗答。太傅遂為老人立主祀於會館後樓。至今香火弗替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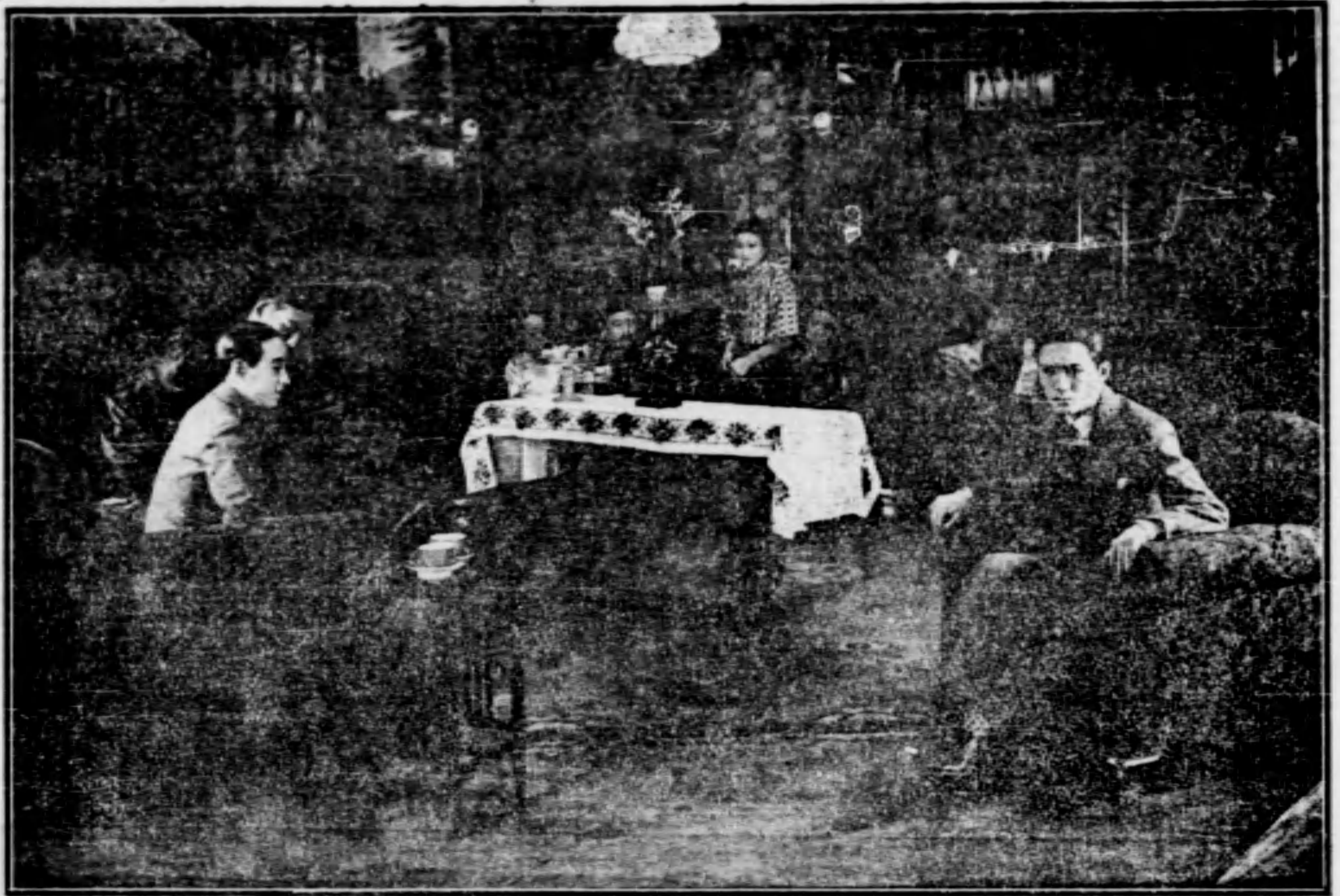
“影攝玉良秦之雲小尙伶名”



照藏厂曲



缺 31 — 32 页



## 談天一公司及夫妻之秘密 松樵

天一。為海上影片公司之繼起者。總理邵醉翁。手腕圓活。經驗宏富。該公司經其獨力而組成之。但限於資本。有時捉襟見肘。不無遷就。除基本演員吳素馨及胡蝶等外。殆無餘力。再為添聘。所置成之立地成佛。忠孝節義等片。成績均屬可觀。昨又觀者夫妻之秘密一片。情節之曲折。慎密。表演之刻畫入微。光綫強弱合度。猶其餘事。非徒恃標奇之異。以炫人者比也。劇中大旨。係述一世家子。名王樹棠者。與其同學之妹。陳文綉。戀愛於前。嗣又迫於父命。與其表妹吳芝英。結婚於後。卒致文綉。捐同秋扇。抱憾而亡。形容三角戀愛。與觀者不少警惕。於愛情不專一者。足資借鑑。妙在當事雙方。互相退讓。尤為難能可貴。吳芝英不惜犧牲一己幸福。佈置疑點。忍辱受謗。以成全其夫與文綉之愛情。

使天下妬婦。能勿對之生愧。胡蝶曲曲  
演來。恰到好處。吳素馨飾文綉。處處  
流露真情。聞樹棠與芝英訂婚。幽鬱溢  
於眉宇。哀而不怨。描模畢肖。不失神  
聖戀愛之真諦。吾人不可以其非正式結  
合目之也。金玉如飾王樹棠。以世家子  
。而無儒雅氣度。是劇爲之減色弗少。  
人才難得。旨哉斯言。其海濱浴日諸幕  
。光綫染色。可謂獨具匠心。此片尙爲  
天一公司第四次之出品。近則爲好高鶩  
遠。見異思遷。竭全力從事古裝。非駟  
非馬。每况愈下。如濟公活佛。白蛇傳  
等。鬧得一塌糊塗。自甘暴棄。殊爲該  
公司惜之耳。

“幕一之中人工小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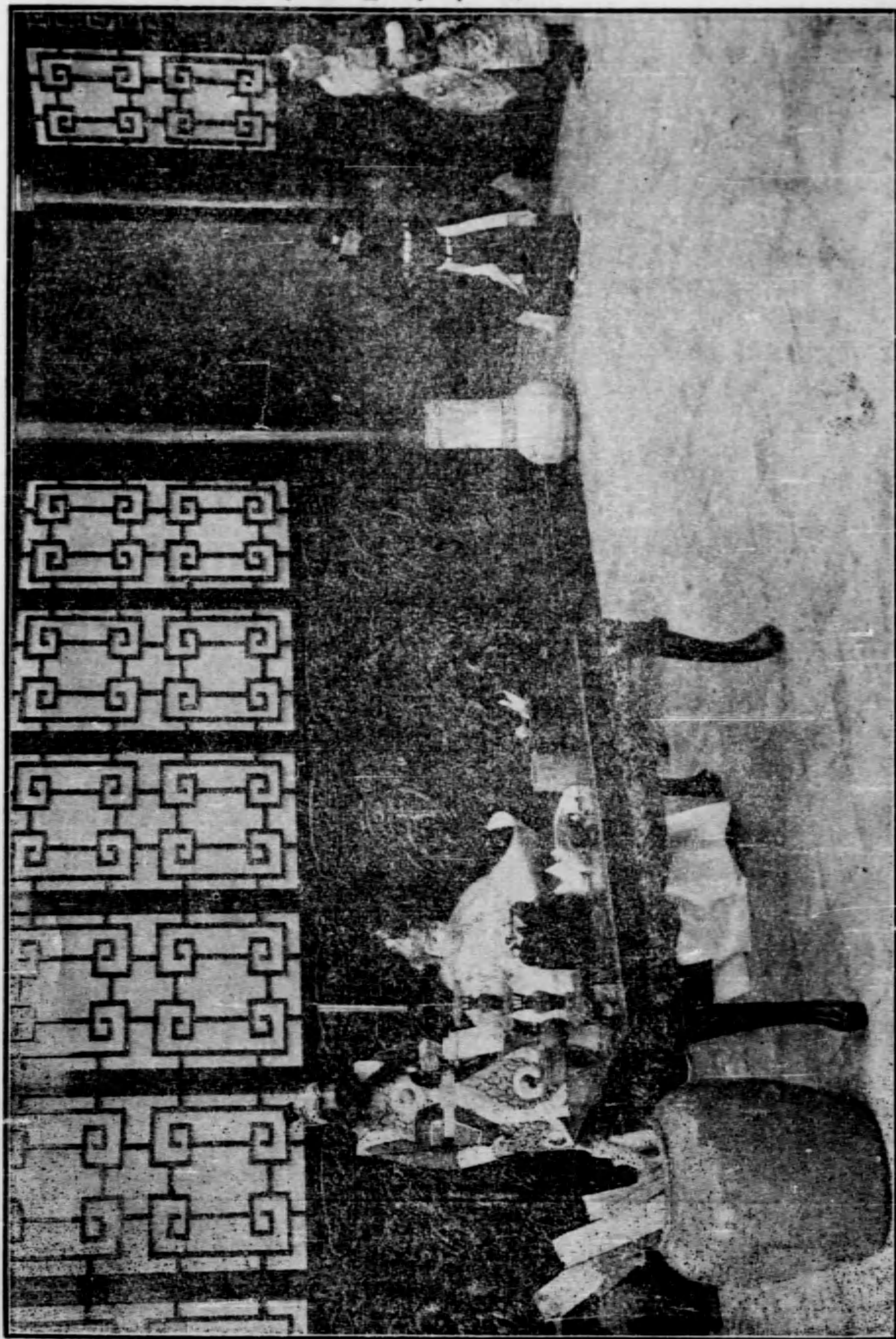
品出司公星明



“幕一之片新舞跳蘭茂麥星明影電國美”  
刊贈君麟家朱

國產古裝影片

「美人計」之一幕



大華聯合公司出品



一銀一昔  
一層一藹

電影，是人生片段的寫真。

電影，是銀幕上的「無聲劇」。

電影，是社會的教育之一種。

一部影片的出版，影響於社會是怎麼樣？那是影片的編劇者和導演者，所應當負的責任。

電影院，是嗜電影的人的樂園。

有價值的影片，不可不看；無價值的影片，不如不看。

電影，是無聲劇，牠的生命，就是「動作」；舞台劇，是有聲劇，牠的生命是「聲音」和「動作」，所以無聲劇的電影的表演，才難於有聲的舞台劇。

銀幕上所映演出來的動作，和製片時攝影機輪的搖動，快慢却是相反的。

銀幕上的演員的兩隻眼睛，和舞台上的演員的一張口，是一樣的重要。

攝演電影的時候，演員的眼睛，不可呆視攝影機的鏡頭，若是這樣，兩隻眼睛就無神了。

電影，是綜合的藝術，所以要投身銀幕成一個明星的人，必須具有綜合的觀念。

一部影片，須具有「真」「善」「美」三要素。導演者對於自己的出品，當比自己所生的兒女為貴。

電影的批評者，須用藝術作「評標」，不可存有感情的作用。

一個演員的藝術的美，比較他容貌的美，有價值得多；容貌的美，並不算美，藝術的美才是真「美」。

批評外國的影片的人，須對於外國的習俗，沒有隔膜，澈底的明瞭，否則必定貽笑於世。

批評我國的影片的人，須平心而論，不可批評得太苛刻，太苛刻了，易足挫折初進影界的演員之志。

「堅忍心」是投身銀幕的人應具有的一種特性。

一個演員，須有敏銳的「感覺」，先知的「默想」，歷久的「恒心」。

社會上各種人舉動，演員都應當留心觀察，以備將來表演時之需用，所以「觀察」二字是演員的生命。

電影是「表演」人生，也是「調和」人生，還能「美化」人生，更能「批評」人生。



上海大中華百

合影片公司名

片「透明的上

海」北來。先

在天津皇宮戲

院開映。哄動

一時。此照男

者即該片導演

陸潔先生。女

者即劇中主角

黎明暉女士也

看花記

秋雲室主人

余友大業識娟花老二。已數月矣。謂其應酬周到。別饒風趣。一日薄暮。賣醉城南。飛柬催娟。俄頃即至。蓋半老徐娘。年近不惑。同座皆以為此蚌已老。珠黃不值。咸有鄙意。乃娟鶯語鶯嘯。四壁生風。衆皆異之。阮



子芥尤為傾倒。宴罷訪其居。娟極醉酬之能事。大業顛倒。猶如沉人柔鄉。其味若不勝渴者。吾輩莫不皆大歡喜。而某七為最。狂態自出。看花一夕。亦如微雲龍月。一合輒散矣。茲覓得其影。畧掇數語。

影界傳聞

松樵

美美公司攝製之「薛仁貴征東」一片。純粹取法舊劇式。某導演者。因素乏此項知識。特請票友許黑珍。臨時指點。演員亦未經訓練。即率爾開攝。該公司猶復以古裝名劇欺人。成績如何。已可想見也。

長城公司自遷移海格路以來。大事擴充。新建極大之玻璃棚。同時可分三組拍戲。出片較為迅速。千呼萬喚之浪女窮途。現已製竣。茲從爭移花接木云。

韓雲珍自充當女招待。受各界攻擊後。居常抱憾。此心終未稍殺。近有某導演已代籌款數百元。擬開設酒肆一處。俾雲珍過其招待之癮云。

青年公司之新片「一千五百萬元」。製未及半。資木賠盡。關門大吉。

大中國公司攝置之「豬八戒招親」及韓湘子二片。一已置竣。一已將竣。不意半年前二十八日之夜。印片室突然失慎。此二片之原版。均被祝融氏收拾去矣。該公司損失頗屬不資云。

思無邪小記

靈犀

詩經。輾轉反側。言求淑女不得。寤寐不安之意。實絕妙四齣春宮秘戲圖也。

韓冬郎詩。碧闌干繡簾垂。猩色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詩中有人。正在蝶襲。雖南朝妙手。畫之不出。

吳祭酒穀人。題秘戲錢詞曰。長壽宜男。數吉語曾經萬選。誰更把陰陽巧鑄。雨雲重鍊。誓約怕同烏網墨。迷藏不隔錢尤宴。只君心難買。殿西頭。涼風換。男女式。何須判。歡娛會。何嫌短。但虫卷螭屈。天長地遠。色相難空阿堵物。畫圖又入菩提變。笑有情偷莢。蝶團圓。尋常見。

雜事秘辛。形容曲綫美。控鶴監祕記。徒爲淫媼作枕中祕。可以物色嫪毒一流耳。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雖殘缺不完。然男女之道。已形容盡致矣。

金虜海陵王荒淫。古本淫書也。較今之說部爲含蓄。市有石印小本書。雖非足本。而六十老翁見之猶能動心。害人不淺哉。

雍和宮歡喜佛。余未之見也。北海白塔。前有一亭。內貯罽惡之銅像。云是鎮海佛。外雖有披掛。內實裸體。其勢魁然偉大。可迫而觀之。（餐英按此佛蒙名雅麻達噶。本歡喜佛也。雍和宮有之。惟北海此佛有佛公而無佛母。此稍異耳。）

## 男浴室裏的模特兒

瘦●厂●

前些日子。北京前門外掌扇胡同。頭品香浴室的主人。爲開通風氣。並重男女衛生起見。做照日本式樣。要將該浴室劃作兩部。用板壁隔斷。以一部分添設女浴室一所。後經警廳批令。改築土牆。在警廳方面。是爲維持風化。恐怕將來或有鑽穴隙相窺等事發生。防微杜漸。慎密極矣。不想昨天有友人來。報告我一樁新聞。記之如下。

「福建財政廳。有兩位女科員。均係剪髮。有一天這兩位科員。身披大氅。公然直入了男浴室。因爲披着大氅。看不出是女性的來。大家亦不甚注意。及至脫去大氅。纔知是女性的。浴室的老闆。放出十八世紀的眼光。見之大爲駭異。趕緊請她們挪在雅座。這二位堅持不肯。一面脫得赤裸裸的。居然就在池堂裡。大洗起來。當時池內的男客。四出奔散。老闆見此光景。大爲着荒。候她們洗完。忙上前婉言。勸這二位下次不必光臨。這兩位科員一聽。大發雷霆。厲聲說道。你們不知好歹。現在風氣開化。沒有男女的界限了。你們伺候好了。還與你們多拉幾份女照顧主。怎麼敢來擋我們的駕嗎。這二位一炸。吓得老闆不敢則聲。唯唯而退。」

這是多麼一樁有趣味的新聞。若是比較北京。簡直開化的多。在北京有一堵之隔。還不許用木板。尙恐有傷風化。而彼處竟公然直入。把男女的界限拋開。這是何等的痛快呀。

只可惜。閩省民風樸厚。個人腦筋裡男女的界限。印象很深。若像這二位科員。大可供人研究曲線美。作一個純粹義務的模特兒呢。一幅絕妙的出浴圖。天天可以看見。這是何等的艷福呵。

# 蝶翅集

雁• 聲• 著•

## 一 撩人春色好事恨多魔

旖旎的春光，吹到人間。感受了不少柔情美意！弄得人還是迷迷糊糊，有點情不自己！那些桃杏花都是拚命似的比賽着開放，紅的綠的說不出那們一種甜密的情態。這時金台師範初級研究學院裏頭，早就已經夾道飛鴻，落英繽紛的了。惹得那些男女學生東看看西瞧瞧，拿花比人，都有點被新潮流給鼓惑，惦記着我本司馬，卿做卓文。無奈那幾個體面的女學生，早已胸有成竹。雖然也領略些男學生的調情眼風，但是鬧了得流水有意，落花無情。反了過來，却弄得那些急色兒有些不耐煩。可見「春色撩人」這句話是不虛的了！

這個學校裡正鬧了得不可開交，這裏邊却惱了個丙班的學生名字叫柳子宜。柳子宜平常處心積慮，仔細留神。自己知道憑本事，不難應那些女將軍的試眼。不過自己却是意不在斯。又因為自己臉子不多漂亮，女將軍的眼風是飄不到自己身上的。故此作一個岸上的漁翁，倒看他們是怎麼回事？這正是無心事就怕有心人。

果然不到幾個禮拜，這裡面的內幕，早已明白。眼見個這些女將軍竟是往高枝上爬。知道男學生雖然臉子有幾個漂亮的，倒是深合她們的胃腕。不過臉子漂亮，未必有錢。有錢的未必臉子漂亮。要打算求個十全，却是萬難。不

得已往上瞧瞧，覺得這幾位教授理面，却有幾個色財雙全的。這就安心拉攏。這段情由，既是被柳子宜探明白了，却也不去多事，還是淨看着這段艷史怎樣開幕，怎樣閉幕。可是這種意思，柳子宜已經和他的朋友呂次丙說通了。呂次丙却是個愛管閒事的人，聽見柳子宜說得這樣明瞭，當下也不便明說，深恐說出自己要管，却惹柳子宜一大篇廢話，碰巧還許把事情給耽誤了。所以一聲也不響，背着柳子宜，用他的伶俐的眼光，去東射西照。還怕那些女學生藏藏躲躲嗎？

這天柳子宜在飯堂裡剛剛吃飯，忽然呂次丙從外跳進來，一拍柳子宜面前的桌子，嘿呀一下子一隻手正放在柳子宜面前一碗豆腐湯裡面。跟着哎呀了一聲，柳子宜也吓了一跳。抬頭看是呂次丙，剛要含怨他幾句，說他太不留心。沒想到呂次丙舉着燙手，拿抹布擦着。嘴裡喊着，老柳呀，你說稀奇不稀奇？密斯烏嫁了包黑子了，柳子宜猛可聽見這段意外趣史，飯也沒吃飽，三口兩口吃完了，放下筷子，拉着呂次丙到了校園裡八角亭子上面，問個詳細。呂次丙看了看四外沒人，伸身由兜裡拿出煙匣，打開拿了兩枝。一枝遞給柳子宜，一枝自己用自來火吸着了。呂次丙這才指手畫腳的說了個詳細。

原來在這金台師範初級研究學院裏女生佔少一部分。女生看男生，是極難認得清楚。要是男生看女生，那是一看就認識。並且靠着他們的精神作用，把女生們的年歲性格家庭狀況都能考察明白。如今單說女生當中一個頂瓜瓜的，就是所謂密斯烏了。密斯烏名字叫聰華。臉子雖然是稍微黑一點，可是她的眼風是公開的。在學校裡每逢遇到男生或者女生或者教授們，她都是拿手絹把嘴一捂，兩

邊秀鬢，起了兩朵紅雲，帶着兩個酒窩，似笑非笑的和人家一點頭。女生看見了，倒沒有什麼。惟獨男生和教授們看見了，誰不神魂飄蕩，恨不能一口水吞了下去。不過你要進一步和她攀談，她也不拒絕。要是和她一說起戲謔來，她輕者是王顧左右而言他，重則當你逼近芳澤，情意纏綿的時候，她却掉了句外國語，古得拜！笑着履聲窸窣的走了。你這個時候，發作吧既然不好，不吧委實令人難受。所以吃過苦的人，都喚她做勾魂使者。不想她雖然這樣春風不作沾泥絮，但她也挑選了一個可意的人兒，算來也是姻緣前定了。誰呢？就是這位諱名叫包黑子了。包黑子叫叔吳，在金台學院裏擔任高級代數，却又兼着自己辦的珠遠國學研究院院長和數學主任的事情，一天忙到晚，實在沒有空閑的工夫。他平素也是信仰密斯烏一個人兒，後來看見勾搭密斯烏的人越來越多，又見密斯烏那種擲人於千里之外的手段，覺着自己黑臉蛋子，也有點自慚形穢。所以何苦來討虧吃，算是把這條心歇下了。不想密斯烏却看中了他的黑炭頭，平常藉着問代數的問題，常常跑到珠遠學院去找老包。老包覺着一個衆口交讚的自由花，却下顧到自己的草屋菲舍，直彷彿得着九重天子詔，又彷彿得着香檳大彩。立刻滿臉的笑容倒屣以迎。起初一兩次，不過談談代數上的問題，倒也不即不離。後來密斯烏緊自一來，却把老包給弄得六神無主，左思右想也摸不清密斯烏是什麼意思。要說她是勾搭我來吧，然而一來就是鄭鄭重重談幾個問題就走，有時連碗茶都不喝。要說她是真正來研究學問的來吧，可是每逢她來，我老覺着她給我不少特別的眼風。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真正弄得大為其難起來了。幾日以後，連講堂都沒心上了。到了金台學院一上堂，就見密斯烏和他在那打



眼風無線電。什麼叫方程式，什麼又叫 $\times$ ，一古腦兒都記不清楚。嘴裏也不曉得說些什麼，兩隻鷓鴣眼，直射到密斯烏身上。這天也是活該有事。有個學生站起來問了一個問題，連說了兩三遍，老包也沒聽見，嘴裏還是這個方程式加那個方程式等於那個方程式的亂講。全室的學生看他這個情形，呼的一聲來了個鬨堂大笑。連密斯烏也止不住的笑了。老包經這們一個大震動，才回過來，紅着臉，想發作幾句，苦於抓不住頭兒。一抬頭看見那個學生越衆站立着，不問三七二十一。大發雷霆說道：你們也太不知道規矩了，我偶爾講錯了，你們也不應該這樣撒野。剛才一定是你做鬼臉，我沒留神，吃大家大笑，你叫什麼名字？我是要告訴校長罰你個目無師長，咆哮課堂。說着就翻點名簿子查那個學生的名字。那個學生也不服氣，大聲說道：包先生，你也要看明白，問清楚了。不要一味胡賴，剛才我因為第三章代數公式不很明白，起來問一問。不想包先生直勾勾睨着烏聰華，滿沒理會我。所以同學都笑了。包先生你說要罰我個目無師長，咆哮課堂，也好，學生可要約齊同學來合校長講理。大概說句包先生品致不正，有愧師表。不致於怎樣吧？一席話大衆都替那位學生担心。不想老包聽完了這句話，歎了口氣，然後說道：總算我統馭無力，教導無方。我立刻辭職。想你這樣好學生，將來也必有好教授來教你。罷罷罷，總算我當教授的一個下場頭。說完又連着歎着幾口氣。拿起東西，就要走。這時節全堂有幾個好學生，都以爲這是怎麼說的。無論他個人怎不好，做學生的不能逼走老師。於是站起來有十幾個學生，說了個替那個學生悔罪挽留的話頭，老包看見學生對他感情還不壞，當時很喜歡。把手裏的東西，又慢慢的放在桌上。

(未完)

# 宣南畫夢錄

沈南野遺著  
傅芸子校錄

楊憶儂在諸伶中，獨以狂勝，嘗購西洋器皿數百元，滿載一車，道逢相識者，即持贈一具，比到家，僅剩一琉璃瓶耳，又嘗賃二人肩輿乘之，往來通衢，昂頭四顧，旁若無人，游畢歸家，甫入臥室，大呼僕孩（芸按即 Bob 西人呼從者語）間有一黑醜小童，應聲而至。爲之解衣脫履。就榻而抑搔之。坐上客滿。如不聞也者。

朱素雲善飲工書。所交多知名士。與江西某君爲耐久交。每來都必招素雲作十日飲。行時復多所餽遺。聞素雲初出師時。某君即賞之。至是已二十餘年。交久不渝。其某君與素雲之謂歟。

王楞仙即桂官。唱小生。都中小生自小香逝後。當推楞仙首屈一指。後以噪啞。不常奏技。暇則溜覽醫書。尤精外科。又有趙仙舫者。二黃中之名丑。俗呼爲之趙大鼻。談諧入妙。雅而不俗。亦精歧黃術。有著手成春之譽。門外頌揚匾額甚多。王趙二伶。今都物化矣。京中名伶多才多藝者。頗不乏人。朱蓮芬工書。朱素雲亦工書。姜妙香精繪事。近日梅蘭芳亦就名伶學畫。又景善堂有蘭元者。能彈琵琶。是皆以一技鳴者。吾輩老大無成。對之有媿色矣。

汪桂芬未死前數年。自上海回京。不願登臺。堂會戲亦不到。在教場幾條胡同。築一外堂。所貯祭者。僅十四歲。室中陳設之華麗。雖大家無以過之。然桂芬並不常往也。聞似此之外室。有五六處多之。豪哉桂芬。樂哉桂芬。此其快活，宜其不肯唱戲也。

# 記者先生

慧劍著

第一回 情辭閃爍紅長談天 涕淚婆娑門公送稿

也不知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南京的夫子廟旁邊。忽然開了一家報館。在出版的第一天。倒也出了兩大張。什麼祝詞祝序。和專電要聞。應該有的。全不會缺一件。南京人眼孔小。看了看。都說了不得啊。這家新揚子江報。怕是石省長的機關報吧。不然。那來這麼大的資本。這話被新揚子江報的社長黃大椿聽見了。忍不住皺起眉頭。跑到編輯室裡。找着那位總編輯張天倪先生。像煞有介事的埋怨他道。我叫你不要把石省長的祝詞。放在第一條。你不依我，你瞧。外間全說閒話了。說咱們這報。是石省長的機關報。咱們頭一遭在社會上做事。全靠人家相信。要是個個人都把咱們看成石省長的應聲蟲。不糟了嗎。張天倪這時拿了一捲油印的通信社稿。在那裡檢查。紅墨水的槓子。橫一條。豎一條。正畫得不亦樂乎。聽了黃大椿這場埋怨。只淡淡一笑道。辦報的人。對於閑是閑非。那能挨家兒管到。人家說我們是石省長的機關報。安知不更外容易造成我們的聲望。講句笑話。只恨石省長不肯真認我們是機關報罷咧。如果他肯紆尊降貴。給我們一點兒甜頭。就替他老人家畫一個長生牌位。登在報上。也無有什麼不體面。黃大椿被他排揎一陣。也不生氣。偷眼看看編輯室裏。靜悄無人。忙就着張天倪耳朵。低聲說道。你可以放心了。石省長那邊。已經打過招呼

、據說按月零包太麻煩。預備十部毛詩之數。把我們整包了去。張天倪忙放下通訊社稿。瞅定黃大椿說道。真的嗎。三千塊錢。倒是一筆大數目。我們正求之不得。可是整包也有所不便。我們的報。不先已答應省教育團。大膽燭留給他點了嗎。一家女吃兩家茶。以後的事。似乎不大好辦。黃大椿軒眉而笑。低聲道。看你剛才說話。很像行家。這會說話。又太跋了。拿了三千塊錢。也不寫賣身契紙給他。他如何可以禁止我們作第二筆生意呢。張天倪道。你老究竟光會教書。辦報的事。總歸不大內行。要知道我們一被他整包。便須受他種種的裁制。作與他派一兩個親信來，做做副社長小編輯，你不能拒絕他，弄得不好，你我也有變成光桿社長光桿總編輯之一日，而且做官的人，應付他要小心，不比省教育團扔下千把塊錢。什麼事全不過問。爽快得多。黃大椿聽之肅然道。那嗎。讓我明天去找楊慕老。想一想法子。改整包為按月貼。少貼幾個錢亦不妨事。真而石省長不高興。照南京同行的規矩。賞我們十塊八塊一月。我也不嫌少。這邊省教育團的事。還照原約履行。如何。張天倪點點頭，却已大搖其紅筆，刪改通信社稿去了，黃大椿知道下午五六點鐘。正是編輯先生多事之秋，便也不擾亂他們。掀了簾子出去，只見編第二張的小主筆宋綬生，和編附張的劉長齡，兩個人躲在天井角裏，就了水缸蓋下象棋，劉長齡吃了宋綬生一隻車。綬生要悔。長齡不答應。方在你爭我奪。不肯甘休。黃大椿遇見他們。可不像對待張天倪那麼客氣。連忙放下臉色。很很的看了宋綬生一眼道。綬生。你編稿的時間到了。儘顧下棋。明天的報不預備出版了嗎。又向劉長齡一笑道，你編的一版小南京。真正十分精彩。光是你的大作發刊詞。就別了六七個字。我看你讀

書的時期還沒有滿。我們學堂裏。不日要添設一班國文研究科。你還得進來補習補習。宋劉二人。少不得站起來應聲是。黃大椿徬徨出來。把門口掛的一塊黑底白字招牌瞧了一下。很覺得意。剛待跨上包車。忽然宋綬生在後面追着喊道。社長社長。天倪有話請問你呢。黃大椿一回頭。現出不樂意的樣兒。慢慢回了編輯室。張天倪滿臉堆下笑來道。社長。這裏的雜役太少。只一個看門老頭兒。又要照應大門。又要送稿。又要沖茶泔水。未免太忙。我想起舍弟開居多年。進來幫幫忙。替馮老頭兒作一作下手。好像很爲方便。黃大椿略一沉吟道。本報草創伊始。根基未固。一切事都得從儉。不過添一名下役。多用他七八元。也無甚麼不可。只是舍弟也肯屈就這種事情嗎。張天倪道。天下事混飯吃罷咧。而且他也不曾念書。西瓜太的字。認不到一擔。馬馬虎虎。叫他泡泡茶。掃掃地。也算不得辱沒他。黃大椿好像很不過意的道。究竟外人談起來。本報的總編輯張天倪先生。薦了一位舍弟來當雜役。於閣下及兄弟面上。都過不去。這樣吧。緩兩天。等下關的分發行所成立。再替舍弟想法子如何。張天倪無可無不可的謝了兩句。目送黃大椿出去。向站在旁邊的劉長齡。拚了個鬼臉道。這個癩生。不滑頭則已。一滑頭真正滑不可當。他的分發行所。還在他肚裡打樣。不知道他那一天纔有成立之望。劉長齡道。他還勸我補習補習中文咧，其實他的中文，也不見得十分高明，宋綬生從門外大嚷了不得，抱了一大卷上海報，跑進房來，連聲道，材料到了，剪剪剪，於是這一間小小的編輯室裏，登時鴉飛鵲噪起來，劉長齡搶了一張快樂叢，一張平等談，躲到壁角裏一張小桌子上，拿起那把雪亮的剪刀，沙沙沙剪了一陣，接着漿糊罐子，括括括響了三五聲，

劉長齡仰頭吁口氣道，好了，我的小雨京，功德圓滿了，宋綬生這時正在皺着眉頭，按了幾張有南京快信的報紙發愣。一見劉長齡完了事。由不的發急道。長齡哥。你來幫幫我。這家牢竹子的甲報。登起南京快信來。全短得像條曲蟮。把他改成本地新聞。起碼要添上三四個虛字別的不說。一個云字。先就省不了。劉長齡道。本地新聞。難道沒有訪稿嗎。宋綬生道。提起訪稿。更教人嘔氣。昨天我採了七八條，今天社長說閑話。說這種某家老太婆跳水，某家姑娘跟人跑了的一類訪稿。太無價值。不像咱們學者式的報紙的口氣。叫我不再用。其實他不過想省幾個稿費罷了。劉長齡道。既然如此。我來替你改他幾條，兩人手忙腳亂，鬧了半日，居然改成了六條本地新聞。張天倪在那邊寫字檯上。不住的咳嗽。說長齡。你真不含糊。一張小雨京。你只消五分鐘不到。就對付過去了。劉長齡心中一樂。正待答話。忽見門房老馮。領了個少年進來。張天倪一見那少年。趕忙起身招呼。說珮卿。我止望你來。又向綬生長齡介紹道。這是我老友陳珮卿。是上海洋場頂刮刮的才子。珮卿只同這邊點一點頭。並不來請教貴姓。張天倪怕宋劉二人不願意。便似介紹非介紹的道。這是我得力的兩位同事。一位姓宋。一位姓劉。珮卿依舊點一點頭。略略將眼角向宋綬生的坐處一帶。見那一張桌子。橫三豎四。擺些剪刀墨水筆種種東西。知道他們正在發稿。便說了句請便。自去和天倪說話。長齡因為珮卿一來。打斷他吹牛的機會。又見他大刺刺的瞧不起人。心中老大的不舒服。偷偷和綬生說道。這陳珮卿架子倒也不小。綬生低聲說道。你看天倪。向來不把人放在眼內。此刻見了他。很是巴結。大概總有一點來頭。劉長齡撇一撇嘴道。有什麼來頭。左右會讀一篇小

說。登在上海報上罷咧。我就不相信他的小品文字。會比我好在那裏。綬生淡淡一笑道。論他的文字。果然未見得及你。可是他的文字。能登在上海報上。這一著你就趕不上他咧。長齡大爲不悅道。上海報上。我也有許多熟人。米肥鵝前天還有信給我。叫我替他編的綠牡丹雜誌做稿子。答應我一塊半錢一千字。平等談裡的鄒淚鵠。更是我的老朋友。你沒看見前天平等談上。還登了我段小新聞嗎。說時。偷眼看了陳珮卿一眼。見他和張天倪交頭接耳。談得正高興。又抿抿嘴。搖搖頭道。瞧他那村尊容。活像一個小滑頭。那有一絲半絲的書生氣。綬生一壁搖動剪刀剪報。一壁也溜眼過去。看看珮卿。却已立起身來要走。天倪對他伸一伸指頭。彷彿誇獎他什麼事。珮卿做出謙謙君子的樣子。出房門時。大聲說。不要謬贊。不要謬贊。我們晚上海天春見吧。天倪連聲道好。一直送了他出門。才回身至編輯室裏。綬生搶上來問道。這陳珮卿。可是惜陰日報上的特約撰述陳珮卿嗎。天倪道。誰說不是。他明後天要上北京做小太爺去了。今天晚上。還約我在海天春吃晚飯。我須得把新聞稿件。趕快了手。說過。就拾起幾張報紙。胡亂剪下幾條。亂七八糟的貼成一片。揚聲喊道。老馮。送稿。不一會。那門房老馮。兩步分作三步的進了進來。接過稿子。愁眉苦臉的向天倪說道。你可憐我老了。能不能讓我少跑兩趟路。我看你剪剪貼貼像煞不費事的樣兒。何妨多發一點。省得我回頭又去送。天倪聽了。把兩眼一瞪。罵道。放屁。新聞稿以新爲貴。一點鐘前的新聞。和一點鐘後的新聞。全然不同。怎麼能由你省事。你說我剪剪貼貼不費勁。那嗎。我去辭了職。索性讓你來作。好嗎。老馮嚇得倒退兩步。說張先生你莫生氣。我老頭兒不會說話。天倪道。你不會

說話。應當閉了你的鳥嘴。我們當主筆的見識要不及你一個門房。那真糟了。老馮見天倪怒尙未已。一時不敢走開。又不敢分辨。進退維谷。幾乎要哭出來。還是殺生見他窘得可憐。罵了一聲滾蛋。老馮才淚眼婆娑的退了出去。走到門房裡。反鎖了門。慢慢踱出報館。向門口擺小香烟攤的王老大。道聲得罪。重托他代爲照應報館的大門。纔揩揩眼淚。向承印這家新揚子江報的印刷局而去。

正是

如此衝煩疲難缺。

看門送稿一身兼。



華昌製版之成績廣告

照像銅版之製造大有優劣之分在於尋常印刷之中其優劣之點或尙不甚彰著而印之畫報雜誌及各校畢業之同學錄等則稍有不合疵累顯然本局所製銅鋅各版精固不敢謂其達於極點然竭力求精差堪自信茲攝影雜誌及京津畫報所刊各版概爲本局製造惠顧諸君卽以此爲樣品亦無不可倘蒙委託無量歡迎或賜電知當卽派人前來接洽定期交件決不遲誤

開設北京李鐵拐斜街路北四十四號

電話南局四八二二三

本局謹啓

### 生昌照像館美術照像

逕啓者敝號主人從事攝影歷有年所對於光

學之研究具有心得是以所攝各影莫不精神

奕奕生動異常自開幕以來謬蒙各界

諸君贊許賜顧者實繁有徒敝號之工精術美

可見一斑今不惜重資購用新式攝影機器優

美相片特設美術照像以答惠顧

諸君之雅意且取價極廉定期不誤

各界女士盍興乎來

生昌照像館啓

開設北京東安市場正街南

頭借電話東局四一八四號

### 沈掌奇女畫士例

女士嶺南沈筆香太史之女孫太伴孝廉之令  
媛也七歲人家塾即篤嗜圖畫家蒙名師撫臨  
殆編習之十年鏗而不舍山水尤所擅長年二  
十二執贊琴南先生高足古圖張烟樵之門畫  
法日益精進年來求畫者多戶限幾穿女士有  
求必應樂此不疲吾人念其精神有限爲訂潤  
例于左既可節勞亦可藉此潤其筆硯愛女士  
畫者或不吝此區區耳

中堂四尺一十元六尺十元屏幅四尺每條十六  
元六尺二十四元冊頁每方五元（以一營尺見  
方爲限）摺扇紙扇每柄六元特別大者加倍隨  
意繪畫瓷青或泥金面另議手卷工筆指墨命題  
亦另議潤金先惠隨封加一劣紙也作立索不畫  
約期取件收件處北京琉璃廠松古齋倫池齋前  
青廠德古齋忠古齋或前青廠周家大院三號電  
話南局一千六百七十號外埠函訂潤資須用匯  
票信件往還掛號爲憑

丙寅正月

馮公度 譚篆青 羅敷庵 關穎人

湯定之 袁寒雲 壽石工 杜滋園

侯疑始 王文典 邵次公 張瞿仙

產婦科專門

### 唐君陶女大夫醫例

門診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時間 隨時隨到

出診 隨時隨到

普通門診 五角

診費 產婦科門診 一元

出診 四元（深夜加倍）

接生 二十五元（預先掛號）

寓宣外求志巷二一八號  
電話南局二六二二三號

### 古攜李夏貞叔仕女畫例

堂幅 八尺三十六元 六尺二十四元  
五尺十六元 四尺十二元  
三尺八元

橫幅 照前加半 屏條六折

扇冊 每件四元 冊頁以尺為度

手卷 每尺四元

雙士女加半 花卉減半

點景另議劣紙不應

收件處 北京景山西門小石作一號夏宅

### 亞光圖畫函授學校招男女免

#### 費生

本校為普及藝術起見特用通信教授法函授各種圖畫並於額外添招免費生二百名俾一般有志藝術而為時地經濟所限者亦能習成專門之學術不論男女均可入學定額將滿報名從速章程函索附郵即奉

杭州姚園寺巷四十五號 校長 胡亞光啓

### 秦夢九花卉潤格

堂幅 三尺十六元 四尺二十元  
五尺二十八元 六尺三十六元  
八尺四十八元

屏條照堂幅六折 扇冊每件四元

手卷每尺與冊頁同冊頁以一尺為度屏條以整張對開為度以上各種工細加倍點景另議金箋熟紙加倍絹本加半橫幅加半不及一尺照一尺論夾宣不應潤資先惠隨封加一約日取件

甲子七月

新安程瑤筆代訂

### 收件處

上海新北門外天主堂街永慶錢莊  
北京後門外白米斜街秦寓  
景山西門小石作胡同一號夏宅

請看

全國第一銅鑄版畫報  
北洋畫報

△每逢星期三六出

版一大張

△現已出至第二

年▽

價目

每張大洋四分 定

閱長期本埠半年二

元 全年四元 外

埠半年二元三角

全年四元五角 報

資先惠 郵費在內

▲函索樣張附

寄郵票一分▼

天津法界念七號路

一二四甲號

電話南局二六四五



館址 無錫通匯橋

東首

張增刊無定



六角五分每月一角

二分每三日出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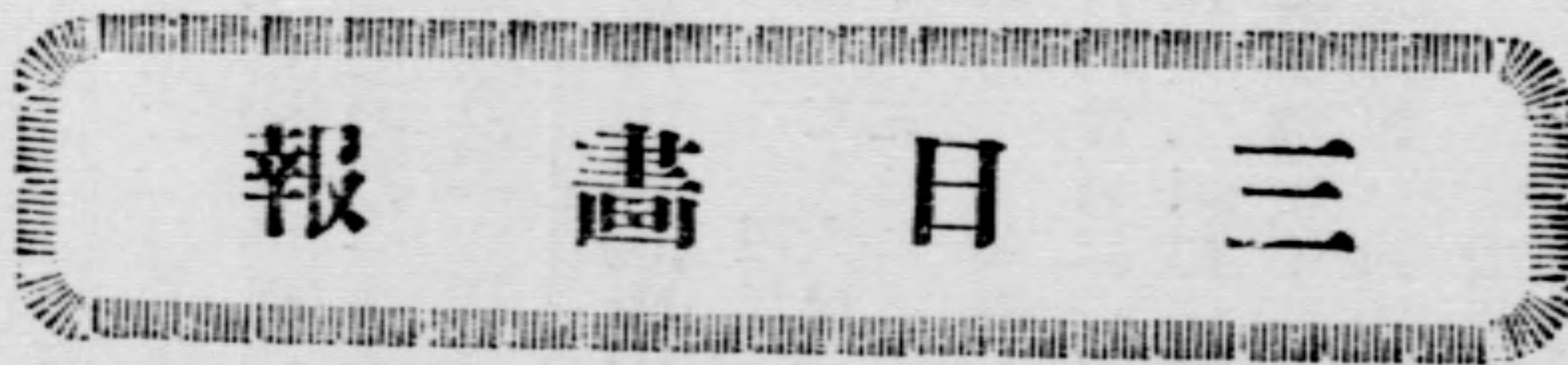
執筆者為血俠涵美

老凋辛伯矯矯倚雲

君穆滌秋諸君報價

全年一元二角半年

張光字主幹



三日畫報

現已復

版文字

圖畫較

前愈覺

精美愛

閱諸君

請逕向

上海該

館訂閱

